

船山遺書

第六函
第六冊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棊于金陵節署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目錄

卷上

辟司徒之妻

成公二年

寶媚人折郤克

成公二年

荀罃對楚

子

成公三年

伯宗辟重

成公五年

欒武子還師

成公六年

晉殺

趙同趙括

成公八年

莒人恃陋

成公九年

晉侯夢大厲

成公十年

劉子論成肅公

成公十三年

士燮請釋楚

成公十六年

邲

奚舉子

襄公三年

魏絳戮楊干之僕

襄公三年

匠慶畧季孫

之櫓

襄公四年

穆姜論筮

襄公九年

子西子產追盜

襄公十年

季札辭國

襄公十四年

師曠論衛侯出奔

襄公十四年

華臣

奔陳

襄公十七年

邲奚不見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華周杞梁

襄公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崔杼伐我北鄙

襄公二十五年

叔孫豹違命

襄公二十七年

宋子罕削向戍之賞邑

襄公二十七年

宋共姬待姆

襄公三十

卷下

趙孟視蔭

昭公元年

司馬侯請以諸侯許楚

昭公四年

叔孫

舍不賞私勞

昭公五年

士文伯論日食

昭公七年

子產對黃

熊

昭公七年

屠蒯三

舉酌

昭公九年

觀從申亥

昭公十三年

晉

人執季孫意如

昭公十三年

子產拒裨竈

昭公十八年

宗魯

死衛摯之難

昭公二十二年

莒庚與以人試劍

昭公二十三年

吳

以罪人犯師

昭公三十三年

囊瓦殺費無極

昭公三十七年

子家

羈反昭公之賜昭公三年囊瓦以裘馬拘蔡唐二君定公

二年鬬辛鬬懷定公五年王孫繇于詰子西定公五年駟欵

殺鄧析定公九年孔子相夾谷定公十年董安于請死定公十四年

年伍員諫釋越哀公元年公子郢哀公二年季康子命正

常無死哀公三年吳徵百牢哀公七年公山不狃故道吳於

險哀公八年冉有訪田賦于仲尼哀公十一年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上

船山遺書十七

衡陽王夫之撰

辟司徒之妻

成公二年

人倫之序天秩之矣顧天者生夫人之心者非寥廓安
排真一成之例於前可弗以心酌之而但循其軌迹者也
人各以其心而凝天天生夫人之心而顯其序則緩急先
後輕重取舍之節亦求其心之安者而理得矣辟司徒之
妻于齊侯之奔北先問君之免而後及其父齊侯以爲有
禮子之石窳齊侯之褒而封之豈以崇禮哉獎其國人使
急公而衛上之術耳若夫辟司徒之妻則亦烏足與言禮

乎人各異其心則吾惡知辟司徒妻之心非果先君而後
親邪心固有其理則吾知辟司徒妻之心非果先君而後
親矣夫彼特一女子爾社稷之存亡君身之安危非其事
也悽惻倉遽之情奚從而生閨閣之習知毛裏之與屬生
死之際不待徘徊而憤盈以發者亦其父焉耳事所不至
心不生焉心所不至理不凝焉理所不凝天不於此而顯
其節文也匪心胡天匪天胡禮緩其所急而先其所後輕
重因物而天敘紊矣故懸一一成之側於此曰父重於君
不得也抑懸一一成之側於此曰君重於父亦不得也推
而夫婦昆弟朋友懸一一成之側曰孰輕而孰重孰取而

孰舍俱不得也執徐庶之情以繩溫嶠於是陷身逆廷者
得緣孝以自解據周公之義以予王導於是殘親避禍者
得貸忠以自文反求之心而條理不昧天之敘之也爲當
事之人敘之也而非統古今常變而一槩敘之其亦明矣
乃心固隱而不易知則奚以辨其順逆乎辟司徒之妻無
君事者也徐庶之所適曹操猶漢相而非若嶠之往且陷
於劉石也王導以百口故而忍其兄敦之敗勢已見不繫
乎導之從違導非若周公之繫乎社稷也故心循理而著
理麗事而章從百世之下推古人之心爲眞爲僞爲順爲
逆亦詎無不可掩之迹乎心各生於當人之天而著於共

聞其見之迹斯同然矣唯其爲詞然也故白天敘之也

賓媚人折郤克

成公二年

窮小人之惡而爲鉤距撻發之術斯君子之過已小人之惡遏之則不昌夫豈可弗先探而密折之哉乃固有不待探而折者徒以鉤距撻發而自流於術是君子且與小人分過也晉自趙盾以來不在諸侯齊頃公乘而欲收之郤克爲政弗能致問而親執幣其廷徒以房帷之笑爲罪而加之兵取必君公牽帥諸侯爭一旦之忿忘大枝小重兵深入以殘人之國其惡亦旣昌矣賓媚人以獻磬至克因其服而禮下之其猶桑榆之收與卽其不然數其侵鄰之

罪責以慢姦之譽彼猶無以致其反詰也而克固不能慝
盈伏於中而善自不能爲之蓋覆忿淳溢於隘而氣固不
能爲之和平於是乎猖狂而率爲之詞曰以蕭同叔子爲
質而盡東其畝曾是禽啼蛙鳴之不忍出諸口者克乃大
號於旗鼓之下而無慙豈克之智計弗能審其不可與必
不得哉甘以不道之言爲天下笑固無善者之不能飾而
固有惡者之不能掩未有或爽者矣故君子端坐以臨小
人之稔惡未著者勿容鉤也已著者勿容擿也塗窮日暮
倒行而逆施之情自見如鳥之入羅而非羅之加鳥則君
子亦行其無事者而已矣夫賓媚人者豈其能爲君子哉

而克狂諄之詞一入其耳則義聲直詞旋應旋折如決水以滌腐淤而無所沮待魯衛不得不懼克不得不從非媚人之能行所無事以待克之窮也天理之在人心如明鏡之懸而象至自覲苟非矇眊未有受欺而迷者矣媚人且折之而有餘則爲君子者循夫流行昭著之天理未之治而小人受治亦奚以術爲此之謂行其所無事而智自大也因人心之不容掩者也

荀瑩對楚子

成公三年

語有之曰識庄膽其諸裨闔無忌者之術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勇以志爲主氣爲輔不資識也君子之識以擇義

而知進退剛柔之節不以劫持事勢而張其膽以無憚也
敢於爲義之爲勇敢於不畏人之爲妄知其可以倖免於
害因以示不畏之爲詐詐者亦常爲人之所不敢爲言人
之所不敢言矣而非其固勝之也當其旤福之情形隱而
不能以意決蓋嘗屏息伏躬規營徑竇求免而惟恐其不
得矣速乎事介於成吉凶得失有一定之勢而不慮其復
敗則雖萬乘之尊三軍之眾威若不測而機發轂運勢無
中止乃以謝去其容頭過身之計資浮鼓之氣掉臂張唇
若將轅王侯而嬰白刃怯者乃驚而服之曰此膽之過人
者也愚者乃推瓦獎之曰此識之兼人者也抑爲原本其

所繇而稱之曰惟其識之定是以膽之堅也嗚呼儀秦軫
衍之流屢用此術以欺世揣摩已熟而恣睢於一旦君子
甚惡其亂天下而屑以此爲膽識勸哉故荀罃之拘於楚
謀因鄭之賈人束手繫足於褚中以逃稍有丈夫之氣者
所恥爲也使晉楚不講而賈人謀行其以辱社稷也奚若
賈人曰不可以厚誣君子則亦知賤之矣及楚送之歸楚
子曰何以報我則曰帥偏師以修封疆竭力致死無有二
心何其秉義張國不憚楚之見雷而毅然以自居於勝也
夫罃豈有異人而抑豈異其心哉嚮者知其不可歸則可
以徑竇而恥非所恤也今者知其必歸則言人之所不敢

言而何忌也公子穀臣先王之愛子也襄老之尸側嬰齊
所欲得以塞黑要之口而便滅其室者也兩大國貿一言
之信垂成十九必不以啗之片唾而遽毀之凡此者啗知
之審矣揚眉抵掌衎壯夫之色歸夸於廷以文其見獲之
辱復奚忌乎是以謂之膽誠膽也介禍福之閒而觸彊楚
蒞者之所弗能也謂之識誠識也觸彊楚之忌而卒獲其
重禮以歸暗者之所弗信也以謂膽生於識誠因識而生
膽也知楚之必不我留可以勿庸褚中之面目而頽顏戟
髯以談也唯然而啗之祇爲捭闔無忌之雄重爲君子之
所賤惡不得辭矣以今之壯視昔之憊以今之危言以明

禮以視昔之棄禮以求生疾改於轉盼而莫能自主無他
黠慧之所及則枵張不顧黠慧之所屈則沮喪無餘舍其
識亡其膽而宵人之技窮矣夫勇者不懼非謂其侈於言
色也知者不惑非謂其察於旤福也君子之所養非宵人
之所可竊久矣欲自勉以君子者若叔孫昭子之於晉其
庶幾乎

伯宗辟重

成公五年

望其風旨而知其所趨風旨者習以生心不期而不掩者
也習於繁者欲簡之而不能自已習於輕者無所往而見
重焉故若子桑原壤莊周列禦寇之流盱目揚眉之際而

徑脫蕭散之意乍迎人以和感不待言說之長也夫人無
所得於天則之微但循法制之當然以遊於委曲繁重之
數莫能自軼亦未嘗不自困也一旦而徑脫蕭散者以其
爽利之風旨相迎於盱目揚眉之間意爲之移而樂聞其
論說固其所也自非研幾特立之君子孰能相覲而不改
吾之素哉伯宗之知重人傾蓋而與之言禮知之以一言
而已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乍釋其拘牽而引之以
便利豈徒言哉盱目揚眉之際固有與輕安簡徑之說相
符而出者矣伯宗斂衿而請舉國家之大故人告以定命
者聽之役夫而不嫌吾以知其迎而感者深也雖然彼重

人者則亦烏足與言禮哉傳車之必辟也非徒以競行道之速也君命之所臨卿大夫之所乘國有大事而恪其震動以警於眾此無他皆天則之生於人心而不自已者也彼重人之言速而已矣無待而已矣事速集而無待彼固曰此禮意也其他之委曲繁重者拂人之情而故迂乎道者也夫苟以無待速成之爲愈乎則將芟廉隅禡等威滅聲靈而相馳於徑先王之爲度數典章者不已贅乎嗚呼此固非彼重人者之得知矣乃重人之弗知非不諳其文也山崩之禮伯宗之所不諳者彼諳之矣諳之而不諭其微則抑以降服乘纒徹樂出次祝幣史詞爲芻狗糟粕聊

以謝天人之已迹而固無餘蘊故其言曰如此而已是其
徑脫蕭散之溢於眉目者始終一致也諳其文祇增其狎
漁獵淺涉恣睢而作曰彼所云云吾既已知之矣要不加
捷於集事而無待者之化天下於速也其志蕩其氣驕其
言卞迫而無餘君子固望而知其不足與言禮伯宗乍遇
而意折傾蓋而信從之則其心困而易遷也亦可知已然
則仲尼奚問乎老聃曰聖人貞觀乎道化物而物莫能化
之未至乎聖人者惡能保其不自失哉

樂武子還師

成公六年

是非厚薄精粗美惡之辨擇之至極而無以易之也然後

可曰善矣然則兩端尙立惡得有均善者乎欒武子曰善均從眾宜若不知善者焉夫武子斯言則必有所聞矣弗許武子之知善可也弗許武子之所聞者爲知善是殆復於言善者與夫人之於善不必其皆生於心也善之卽生於心不必其心之皆與善爲無際者也故取善者必欲覈其善之生於心而後從之則其得於善者僅矣抑欲得心之與善爲無際者而後從之則其得於善者益僅矣善之生於人心不必其心之與理無際而亦生者天動之也善必生於心而有時見於人之弋獲者天顯之也夫旣皆矣天不與百姓同憂故善有時而成乎不善天無往而

非理之自出故不善有時而可以善是故唯其匪善者爲
不足取耳善有時而可以不善弗妨其善也其已善矣固
善也不善有時而可善勿疑其不善也方其善矣則善也
故君子見善之廣大而知天之富有見善之變遷而知天
之日新終日所用而皆天也天富有而我不得隘天日新
而我不得滯進退勇怯皆善之裔流也裔流者皆全體之
所分注也色貨勇皆善之糟粕也糟粕者皆精醇之所浹
入也奚而必善必不善奚而兩端立而不均善哉是故吾
知武子之言必有聞於知善者之言也奚徒其知善與殆
乎其知天矣乃若曰善鈞從眾眾者尤天之至動至顯者

也抱甕而灌者及畝而止桔槔而灌者及頃而止油雲甘
雨之所灌千里而同矣抱甕桔槔者非時也甘雨之被時
也均爲善而不足以眾亦莫非天之動而匪其淳鬱滄漑
之時則天之富有而非其日新者也甘雨降良苗齊可以
觀日新之妙善而眾其似之矣

晉殺趙同趙括 成公八年

古之爲史者莫不有獎善懲惡之情隨小大而立之鑑故
足以動人心而垂之久若左氏史遷班固之書記旤敗之
隙纖曲猥鄙之無遺皆此意也宋殤之弑華督援馮之篡
也而記之以目送孔父之妻魯閔之弑慶父報叔牙之戮

也而記之以公傅奪卜齣之田同括之殺趙盾弑君專國
而眾疾之也而記之以趙嬰之逐陽州之孫魯公弗忍季
氏之積僭也而記之以鬪雞之介舍其大釁而取其小舍
其既源而取其委左氏之不審於取舍也若是奚以垂之
久而君子猶尸祝以爲經翼哉夫彼固有取爾矣千金之
堤塌怒水齧之而不決決之者蠹穴也積薪如邱沃以傾
膏而不熱燕之者爝炷也慎小察微不導禍於垂成而亦
可以弗發其諸戒後世之欲祈天永命者帷薄簋籩嬉笑
取與之閒皆有生死存亡之大故而不可忽與雖然君子
之慎小也以令終其德而無有瑕也非畏小者之易以賈

既而致其憇也非謂小慎之則既無所發雖大不避而可保一綫之安也夫君子亦正其本而已矣無子馮之睥睨則督雖懷淫而固戢無叔牙之顛覆則欒雖挾忿而孰施趙盾不弑則莊姬之譖無徵季氏不專則郈伯之讒弗聽故謹其大及其小正其始令其終君子之道全而無缺者推本以治末非藉末以救本也千仞之材斧以斯之其將折也所爭方寸耳乃使此方寸之末殊而遂謂其可終古不仆也孰信之哉且夫之數釁者有自己開之者矣有不自己開之者矣不自己而開之則亦孰從而慎之抑將取必于天人而所逢皆順然後可以永終而遠害乎堯有不

令之子舜有不其之弟非必家之咸正無缺也禹不能禁
儀狄之進旨武王不能遏西旅之獻蔡非必惡之不進於
前也道盡則無憂德至則不損是故欲獎天下之善而懲
其惡抑取順逆吉凶之大故以正天下於不待防而已足
矣屑屑然於人事險阻之倚伏求纖芥之隙而懲其不預
抑以愁苦天下拘係於身世之不康而爲善者亦沮矣故
左氏之於經翼而已矣遷固之於史牘而已矣正大義立
王道非聖人其孰與歸

莒人恃陋

成公九年

道與術有相似者矣是以君子尤慎言道慮其入於術也

夫惟失道而抑無術者得以天下失以天下榮以天下辱以天下而於己無所恃焉苟其有術矣則皆恃乎己者也或隆己以張天下雖有不足冀人之不我測矣或替己以弛天下唯無不足冀人之不我爭矣之二者皆於己有見而恃之以自信視君子之信諸己以爲道宜若同也乃其據乎隆替之勢以誤天下之耳目而遊其險阻以逃之雖其氣矜色愉卻物之凶懼然非愾不知畏者未有不如桴鼓之叩其胷也故君子恆坦細人恆危於此辨矣莒渠邱公不恤其城之惡而恃陋以無虞夫渠邱公者其諸愾不知畏之流固未能有危情焉然斯語也必有所自授矣莒

之微乎微非一旦也爲大國者覆師蹙國相踵而莒晏然
久矣意其先世必有畫此術者曰吾自替以銷天下之心
吾其免夫是以流傳師師而國人固以爲恃不然天下豈
有陋而可恃者乎以陋爲恃非巧於操術者不能也是以
莒之爲莒城池則窳名號則夷禮簡賦薄翱翔於大國之
閒自替以銷其忌嗚呼俾若左氏者進豫備不虞之言於
莒亦適逢其笑耳猶夫稱詩書禮樂於聃與周之前也彼
方以營蒯卻絲麻蕉萃傲姬姜代匱之詩惡足聞於其耳
哉乃其爲此也如渠邱公之愾不知畏而甌隨之也藉不
如渠邱公之愾不知畏而其遊天下而逃之之心求寸晷

之甯焉而不得已吾以是知聃周之所藏矣其云宇泰者
非能泰也矯色愉而示天下以不測也其云令人之意也
消無以消之也恃人之不己知而意不生也不能爲明故
閉目於五色不能爲聰故杜耳於五聲不能是其必是非
其必非故喪我以聽其自己其所謂道者詫微妙驚滌瀆
而以要言之一恃陋而已矣勢不得則恃其陋以免人之
求勢得則恃其陋以不意而乘人爲捷推求之於道則又
曰吾固自據自信而不恃外物者也則不幸而爲渠邱其
惡猶淺使微倖而以老天下之術勝天下則險阻深枉撓
已甚而人理亡矣子曰君子求諸己求者備其盛大之辭

也盛大備於躬則立乎貞勝而治天下以有餘終身無自
信之樞紐而信之以道習於術者又安足以測其量乎

晉侯夢大厲

成公十年

諛淫之辭波靡于祀而不能止非其邪力之有餘也流俗
之心耳食之說固百其端而後異端乘而收之故中國無
浮屠之情印度之侏離惡能入誦六藝者之耳而移其志
哉浮屠以止殺爲教而等威不立輕重不審鋟人心不自
誣之節而期之以所不能爲乃懼天下之不我順也于是
爲報應之說以恫喝之夫恫喝者亦惡足以動天下哉情
之柔蔥者雖無報應而彼固不能殺也若其鷙而忍者懸

砧鉞於士師之廷殺人者死未有貸矣未能止也而況愴
恍不可知之鬼謫乎然而止殺之教似仁人之心陳報應
以止殺似強教之術以此汜濶千年有如君子起而不能
廢矣雖然豈浮屠之能創此哉前乎漢明之代中國之儒
而駁史而誣者固嘗爲此言矣杜伯之射宣王申生之訴
夷吾傳記耳食不一而足其尤者則莫如晉景之卒荀偃
之死爲淫誑之歸也趙盾怙族弑君專國同括者皆賊黨
也晉景伸宮官之罰除其苞檠夫豈與荀偃之躬爲大逆
視其君之不若老牛而決屠之者等乎乃趙氏之厲得請
於帝厲公之厲亦訟帝而後勝夫不道之鬼卽或服罪而

猶挾其毒猶之可矣盾奚請乎厲公奚訟乎必請必訟而赫赫上帝舉無擇於君臣但殺者卽恣聽之報邪且奚弗聽夷皋之報趙氏而但聽趙氏之報其君與充是言也則但言殺而卽不韙凡爲有生之類者皆平等也臣弑君而君報之君誅臣而臣亦報之將謂盜賊之如君父而不可殺也然則說有不驗報有或爽君父亦如盜賊之可殺而奚忌哉以平等仁天下則以平等戕天下以報應警柔憊者所本無之惡則亦以報應授忍鷙者不然之券浮屠之取譬流俗而賊仁義也左氏先之矣學者不讀非聖之書而不辨俗儒之妄則暗流邪室而不自覺未見其愈也祇

以授之口實而已

劉子論成肅公

成公十三年

養生之說吾知之矣下者養形其次養氣太上養神養神之旨細入於鍼芒大極於浩瀆以要言之和而已矣劉子曰威儀以定命又曰敬在養神夫固以束其筋骸攝其志氣惕厲而勿任其自然者爲神之牧也彼爲養神之說者未有不相爲河漢者矣夫養神之必以和豈有能易之者哉顧其所自別者所繇以和者而已將爲紀消之雞乎將謂叔山之趾乎將謂南郭之喪偶乎將謂蘧伯玉之嬰兒乎夫如彼以爲和亦旣自無不和也然而其所繇以和者

不可問已寢欲甘也坐欲箕也出欲不拂人之色笑而入
欲無所勞其耳目也得此而和不得此而不和塗之人則
大槩胥然矣不得此而不和是故其人之終身未嘗數得
和也幸而得此以和俄頃失之而和又離矣何也人事之
繼起心幾之數動欲得一歇息之頃可以順而忘焉者則
固難矣故夫君子之以養神於和者爲弗爾也君子則終
日百拜酒清不飲肉乾不食而不喪其和矣擇色而視擇
聲而聽擇采齊肆夏以步趨而不喪其和矣發氣滿容大
勇充肌肅若執玉夔若奉盈而不喪其和矣奔走在廟鈇
鉞在廷金鼓在前劔戟在後一言而攜憂患一動而持險

阻而不喪其和矣匪直不喪也君子之所以和者正用此以和也和之故曰養也夫視聽之屢給起居之數遷酬酢之變順逆之交皆形以爲之役役則未有不憚者也形憚於役而輒欲避之外避天下而內避其氣之使形苟避氣則氣不至於形而形氣已弗和矣形思避氣之使氣卽勿聽其避而強至之形終不順而氣以勞氣過勞而氣又思避矣外避形內避神之使氣旣避神則神不至於氣而神氣又弗和矣神者天之精用也不畏難而樂爲主者也使氣而氣委之以去使形而形不相攝無與爲徒而神亦不屑爲虛拘神氣形三者構而頑者叛靈者疑天下之不

和未有甚於此者也神至於氣氣聽焉而神不倦於君氣
氣至於形形聽焉而氣不苦於帥形斯則非敬無以效神
之功而非威儀無以理形而從氣其亦明矣故善和者無
有如敬者也敬身以和其心則神不勞而爲君率形氣而
親比之以充周於官骸命亦奚從而天福亦奚往而不凝
哉是則善言養生者亦惟君子獨耳任情廢禮而後得和
其於養也猶匹夫之有饔粟靳惜以食而後不餒也謹禮
致敬而乃以和其於養也猶天子之有太倉分食六軍而
安其玉食也則其難易多寡始終得失之數亦較然矣君
子自有尊生永命之學學者不講而聃周之徒以其遊惰

私利之情竊據以爲宗如其說以養也吾未知其果壽焉
否也其術已猥矣

士變請釋楚

成公十六年

言之於前而旤福應之於後唯其理事之準而已乃有攸
言之理於事之所固然者迂謬而不相及然而旤福之應
輒如其言而不爽此豈其言之效哉攸言之理非理也其
以理爲言意亦不在理也彼蓋有匿情焉規時度勢欲讎
其私而有所忌乃建一不然之理以鉗制當時而陰用其
制若夫旤之所自生實他有所繫則固隱情不發退以免
指撻而進以讎姦私故儉人之託理以動眾也亦險矣哉

後世猶弗之覺獎其奇中而推以爲通理君子蒙其欺小人師其妄是奚可聽之而弗撻乎士變釋楚以爲外懼之言發於鄢陵之日而驗於匠麗之變山濤亟稱之以詆平吳之非而復驗於八王劉石之亂是何其不一效而足也嗚呼駭其言之效而不推其言與效之實能弗爲邪說之所欺者鮮矣夫理事之準在人心者亦較然矣外之與內安危憂喜之數聞其相因未聞其相質也內蠱則外寇聞之外逼則內姦乘之是以古之王者攘夷安邊建其威以銷其萌豈徒以防侵陵之患哉亦以靖天下於文軌之同而消臣民之逆節也以晉驗之唯靈公之不在諸侯而後

桃園之釁作唯昭公之甘爲楚下而後晉陽之甲起夫變亦猶是師盾之智以替君威焉耳是知其云內憂者非爲厲公憂而爲欒郤荀韓憂也其君無赫赫之功於外則亦無權藉以制其臣於內國君親旗鼓以樹虜公公室之隆而私門替書偃錡至尙未之覺而變已知之早矣知之而固不能昌言之非變之有疑而未曙也發陰謀者無盡量之詞進不敢任朋黨之魁退不欲以堅厲公之忌弗獲己而姑稱此迂謬不然之理以微動欒郤之悟乃欒郤弗悟而其子亦挾勇於井竈之間焉乃抑鬱以死而智亦窮矣故曰作僞心勞日拙變何人斯乃欲託於忠以讎其姦天

與人其聽之哉逮夫燮死而句與於逆僅託不往以推甌
於書偃則燮父子之處心積慮猾諛深險固已不能揜矣
三郤之殺書偃之劫燮所慮也知厲公之甯外而且以飾
內也匠麗之執程滑之弑非燮所能逆曙也使知長魚矯
之說不行書偃之勢復振燮亦何忌而預以爲憂乎燮爲
其黨憂而憂偶中於厲公蒙其欺者遂欲奉燮之言爲厲
公之誓蔡燮因以欺萬世而有餘然而無可欺也外甯而
必有內憂此古今所必無之理昭然如雲散之必不爲雨
也有目者旣見之矣而孰欺哉若夫山濤者無燮之逆心
而師燮之狂說亦若驗矣然八王劉石之甌其因於平吳

乎抑不因於平吳乎不欲平吳者苟勗賈充受吳賂之姦也濤與之黨殆猶燮之黨欒郤矣晉不平吳劉石偪瑯琊無歸將如完顏守緒之蹙死于汝蔡求其延江左之衣冠禮樂以待隋唐而不可得則濤師燮以狂鳴其得失亦可睹矣後世而更有師濤者乎非姦人其孰任之

祁奚舉子

襄公三年

心不依道而行之無疑者非能無疑也欺其志而已矣前不畏古人之未先我以嘗爲後不畏來者之挾我以爲名而收其利不謀當世之信我而卒免於譏非不患出諸口見諸行事者之欲前且卻而果以行之不臆能如此者而

後許之無疑果無疑矣祁奚舉其子午其君信之僚友允
之管人安之天下後世推而服之雖然此亦無難也午而
果稱其任才情氣量之所見當時一望而眾咸知之功績
名節之所垂著於勝任之餘而天下後世不能揜則奚以
收知人之譽暴無私之迹如取之懷中而自給夫何難之
有乎所難者其喻於心卽出諸口暴諸當世之下而無嫌
沮耳俾奚於此稍一遲疑焉卽通三晉之士推轂於午者
萬喙如一而獨奚有所不能矣何也前乎奚者未有賢而
薦子者也其或吹煬其子以動君相之知者皆席榮怙祿
之夫也後乎奚者不必有薦子之賢者也倘令師奚之迹

以階子弟之榮者則必貪憚溺愛之尤也創古人所未有
奚一旦特爲之而無所規啟後人之壟斷或託奚以爲名
而要非奚之過此豈待午果勝其任之餘而後可爲奚解
免哉藉令待午之勝任而以相解免則幸而遇其子之才
者皆足以愉快其私而無所忌矣夫奚之爲此也如火之
蘊而炎也如川之積而決也如迅雷之出地而震於空也
然後乃以洞胸開臆直行徑致如君民僚友之閒嗚呼是
豈有迹可循而許天下後世之相躡者哉推奚之志充奚
之氣言之而不訥行之而不茶善學奚者當觀其存發之
際而勿徒以迹也

魏絳戮楊干之僕

襄公三年

佞臣似順彊臣似直佞臣非順無以動君彊臣非直無以動眾君爲之動國人欲與爭之而不能眾爲之動其君力與爭之而不勝而後乃以坐移人國於談笑之中佞臣之似順君惑之天下憤之傳諸後世其姦莫揜故闔廬杞蔡京之名猶謂其有一善之足取者蔑有也彊臣似直君固憤之而不能折之黨人標榜而艷稱之傳之後世苟非姦邪已露如操懿之暴起則不爲之惑者鮮矣宜夫魏絳戮楊干之僕而左氏盛辭以紀之後世稱道之而無絕也詩不云乎正直是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所謂正直者告之

鬼神而適得其和平者也故正者正其偏非正之於所偏者也直者直其曲非於曲而言直也和順於義理而無私之謂和酌於尊卑刑賞之宜而險激不生焉之謂平自非然者名可以借言可以不窮人不能奪而鬼神早已鑒其慝惡敢以邀神聽哉谷永之攻宮禁可謂直矣而爲王氏用則漢九廟之靈已恫辛棄疾之亟恢復可謂直矣而爲韓侂胄用則唐鄧兵死之憐慘號於荒原衰草之聞夫爲彊臣用者鬼且瞞之而況彊臣之自爲用乎晉之旁落也有大夫之族而無公族至於匠麗之難周子孺然一身入主宗祏握重兵制進退者皆世卿耳孤莖之綴秋葉其生

凡幾悼公有弟豈其能怙寵疾威與豐艸爭榮落哉偶一
僕者之不戒而刀鋸疾加勢不旋踵魏絳之心路人知之
矣名自正也言自昌也悼公雖孤憤於上不能奪也乃反
質諸絳之操心則豈奉公死法批逆鱗以申國憲者乎室
之歆也無幾矣一木承之不足以支更因其蠹迹之偶蝕
遽斥其朽而伐之然則室一日而未傾其欲傾之心寤寐
不忘也安所得爲君之懿親者絕毫髮之誓而後可免其
戕殄邪悼公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之戮何辱如之絳
欲暴其徑行無忌之權以搖諸侯而急白公族之不肖俾
知其君之孤立而無輔悼公已膽裂氣盈憤然曰必殺魏

絳是曹髦死爭一旦之情而士魴張老之流復爲煽浮言以恫喝之公且終無如絳何而茶焉謝過矣有是哉彊臣之折辱主生死於其爪掌之中而莫能一掉也且與之禮食焉且使之佐新軍焉悼公於此豈復有生人之氣哉讀左氏者不察而旌絳之直夫惡得而弗辨

匠慶畧季孫之櫬

襄公四年

蠹之方螫而折棘以刺之虎之方啞而磨牙以噬之未有不爲天下笑者也惡妄人之無禮卽以其無禮者而報之妄人之喙乍塞而天下後世相傳以爲快是豈足與等當世之治亂者哉季孫之薄定嬖目無襄公也匠慶請櫬而

荅之曰畧曰無舉國之臣民也匠慶因之以目無季孫而
伐其圃櫝彼固曰畧而我卽以畧用之季孫雖席其螯啗
之威亦受制於倒持而箝其喙矣左氏稱君子之言曰多
行無禮必自及則固從旁鼓掌而快其喙之乍塞也國家
不幸值權姦之勢已成鼓翼豎尾飛揚驤步而莫之制然
其始未嘗不有勁爽犯難之人資一時之壯氣起而挫之
乃所以挫之者又非其道也則雖乍塞其喙而莫懲其心
彼將曰所與我爲難者承吾之疏師吾之智而逞其一旦
之心耳此殆蔑足與較亦姑聽其自己若夫習法守禮之
士動必慮其得失謀必規其成敗則固莫我如何也而益

卷之五十五

三

以目空在廷之眾爲無足與抗者矣然則成姦人之惡而喪國家之氣者莫此若也淺心之流猶從而豔稱之惡知夫一棘之刺不足以中蠹一鬻之痛不足以傷虎乎行無禮而必自及善敗之報不爽者天也君子皇然奉天以治非禮者固有道矣正其本不爭其末求諸己乃以加諸人非道勿言也非義勿行也意有可快不逞也機有可乘不用也晶光皎日以臨之而不窮之於幽隱得則社稷之福也不勝則亦以質鬼神示天下後世而已終無尤夫匠慶者惡足以語此哉吾特悲夫舉魯之無人而抗季孫者僅一以妄治妄之匠慶也尤虞夫後世之爲君子者不明於

制小人之道而獎少年銳進之士越禮使氣以與小人爭事必無成而名節先爲之玷也孔北海而知義當不獎誕
牒之禰衡以齒牙競曹操而祇成其篡矣

穆姜論筮

襄公九年

知行難易之序言學者聚訟而不已夫道在天下者可以
意計推也道在吾身者不可以意計推也然則訟知行難
易之序者殆以意計推度而非其甘苦之已嘗自取其身
心而指數者乎豈惟君子哉雖不肖者且有其與知與行
者矣其與能者未與知也而所未與知者曲而不全執而
不通信其必然而不喻其所以然也乃其曲者則既知其

一曲矣其執也則終始知之矣其必然也則亦慙慙不昧於己矣心若見之口不能宣之雖不得曰與知而亦非冥行之可不躓也若夫其與知者而不與能則終焉始焉表焉裏焉一若司庾之吏持籌委悉而要一粟之用也夫以穆姜之不肖且知四德之所凝而自喻其所違之故以窺見夫易之蘊況其怙淫喜禍之不如穆姜者與蓋知者象天耳目之司也能者象地肢體之司也耳目明而發之也不勞不必心爲之效而固莫揜其暉曜肢體鈍而運之也勞苟非心爲主於中以馭氣而制形則當其惰莫能以振當其泆莫能以斂矣匪振其惰弗作也匪斂其泆弗

成也是以爲善也如登情而畏振順於所陷決而畏斂逐於所歆是以爲惡也如崩處如登如崩之勢耳目之微雖罔然不昧於當前亦且如燭火之不能燬決水坐視其潰而末如之何矣是故事先之覺不可恃也當事而所覺之力漸微雖不忘猶忘也事後之悔無可救也悔之力祇以喪氣後事踵起仍不知悔者之何往則亦終身咎而終身悔也爲功於人而待人之加功者其惟能乎爲善如登而氣凌於千仞乃登之矣爲惡如崩而力挽其奔車乃弗崩矣誠有事焉則甘苦之際可以自程其難易奚暇爲之訟言哉徒學焉而以知爲獎卑者爲穆姜之慧不救其淫高

者爲浮屠之悟祇增其妄可弗戒諸

子西子產追盜

襄公十年

才揜性乎才而揜性必其性之不至者也猶夫臣而揜君必其君之不綱者也性君也才臣也君臣一體統於治國性才一致統於治身臣受君之命才稟性之能一而不貳統而不分故人無性外之才則未有自有之而自揜者也所惡夫世之言才者舍性而獎才也舍性而獎才於是乎以性所統有之才逮其成才而或離其性才乃揜性而以其才鳴夫雖其成才以往才繁有能要皆性之緒能也可以爲功於性而顯性之能胡爲乎使之相揜哉責固不在

才而在性之不至審矣鄭子西聞其父之難不做而出口而追盜子產聞其父之難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夫使有至性者設身以爲二子處其必爲子西而不爲子產明矣乃左氏之記子西曰臣妾多逃器用多喪若將羨子產之裕於才而子西詘焉者嗚呼率是以獎才而才之揜其性也且將以賊性而有餘矣親則其父也變則俄頃而兵死也讎則不反兵而鬪者也發之暴聞之遽吾不知爲子者心裂魂脫血溢於咽氣奔於仇者當如何以處此而猶轉一念焉爲臣妾器用計使子產而洵然將與商臣剽劭之心無以別天高地厚抑孰有

者爲浮屠之悟祇增其妄可弗戒諸

子西子產追盜

襄公十年

才揜性乎才而揜性必其性之不至者也猶夫臣而揜君必其君之不綱者也性君也才臣也君臣一體統於治國性才一致統於治身臣受君之命才稟性之能一而不貳統而不分故人無性外之才則未有自有之而自揜者也所惡夫世之言才者舍性而獎才也舍性而獎才於是乎以性所統有之才逮其成才而或離其性才乃揜性而以其才鳴夫雖其成才以往才繁有能要皆性之緒能也可以爲功於性而顯性之能胡爲乎使之相揜哉責固不在

則子產固不爲傳聞之妄者代受其咎而君子設身以處
二子則爲子產終不如其爲子西也遲之須臾之頃而至
性卽於此斷續矣使子產聞聲而效死有司者又何庇焉
雖有可恃不若其無恃也仇牧之鬪段秀實之笏智者不
能爲之慮勇者不能爲之援至性孤行而天地爲之動不
旋踵之謂也

季札辭國

襄公十四年

古之君子自處也以實後之君子相尚也以名以名自獎
或浮過其實而不疑己之未逮則抑以名期人或浮過其
人之實而不恤道之所安夫所謂實者何也心喻其所能

爲以必爲之飽滿斟酌退以自信雖流覽古今元德顯功
奇行殊節之尤者未嘗不思馳驟焉而其以自守者則不
敢以浮弋之心當之也吳季子是已季子之言曰札雖不
才願附於子臧如是焉耳矣如是焉而已者季子之所以
爲君子也論者徒見子臧辭位而後文采不少槩見而季
子達禮樂飭言行上見虞舜之心不動仲尼之歎將以爲
非必子臧項背之間不宜自屈而居此夫季子固博物篤
志裁情中禮之士也不必規規然言子臧之言行子臧之
行而自畫於子臧者也然志各有所當矣事各有所值矣
心各有所感矣其於辭國之一節自信其能爲而必爲者

則子臧而已信以子臧之節用之兄弟相讓之際而道尤
宜也信以子臧之節告無罪於夙夜而過此以往皆非其
所慮也如食之飽自餽焉如寢之安自寐焉懸一季厯之
勳名於眉睫而要於我無與也君子之有取於古人而效
之也以心之信者效之而豈以名之高者效之乎且季子
豈徒不浮慕夫季厯哉雖秦伯猶非其所期也秦伯去周
而季厯安季子不去吳而夷昧餘祭踵立而不嫌以底於
亂然則季子而秦伯邪諸樊死餘祭無名以立光可蚤嗣
其位則王僚之禍息矣而季子不忍舍其宗國之心弗爲
也何也其自信以能爲而必爲者子臧而已矣季子賢於

子臧而不敢失子臧之節仲尼聖於老彭而不敢廢老彭之學聖之所以爲聖猶且有然而況君子乎世之衰也學不以心而以耳目耳苟聞之目苟覽之詩之所比興易之所變通春秋之所進退一日盡取而擬之以行志不必相當也事不必相值也心不必相感也割大牢以飼病夫當白晝而陳茵枕求食寢之暫得而不能奚況望其飽安哉以名若此以實若彼吾恐論季子者未見季子且未見子臧也

師曠論衛侯出奔

襄公十四年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持樞機而喪乎己未有得乎人者

也故君子之言行期乎寡過不期乎爲功期乎中理不期乎矯時矯時之所失而欲以爲功則恆激而偏有所重偏有所重則功見於此而過卽叢於彼且其所矯者旣因矯而得偏偏重之失自不容揜天下之見吾行而聞吾言也早已窺其發端之旨存乎相矯抑又窺其一偏之失持之以相詰而必不吾信求其爲功也亦卒不得已君之必君不因臣之可以叛我逐我而始傲也臣之必臣不因君之可以譴我誅我而始戢也君有懼於臣而始禮其臣臣有畏於君而始忠其君則人倫之交互相鈐喝以爭禍福於施報民彝絕天理亡矣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已甚乎斯

亦持平之論未之過也師曠曰社稷無主君焉用之弗去
何爲亦奚足以爲功於君而戒之向善哉徒自喪其樞機
而已矣孰是聞教於君子者而忍出諸口曰將安用之也
曠言之玷天下有心有耳者不可揜則其君亦何可揜邪
且使曠反而自求其心民彝天理之未亡固不可自揜也
則其君將曰此曉曉者徒欲矯吾之言以抑我而強制之
耳早已不成乎理而自欺其心奚足恤哉於是槩視諫者
之危言率挾一己甚之詞以相凌奪而伸其說不然則挾
直名以驕我而實無見於道者也不然則將爲權臣張其
脅上干主之勢而俾我懾伏以聽之者也如是而欲君之

降心以從不亦難乎或曰曠之爲詞病在激矣然則古有所謂譎諫者將順而微諷之則免於咎而有功乎曰此非君子之所屑也君子之言不喪乎己乃得乎人苟君之過而將順之則旣順惡矣諫而以譎爲道則旣崇譎矣諷諫雖行君志益怙功不足立而先納其身於滑稽佞諛之流是其喪己以逐物也正與曠之失均而又奚取焉君子之諫君子之立言也不爲物激不爲時詭正大而已矣酌天理而不妄貞常變而不易該上下四旁而胥平自正其樞而不爽於開闔自審其機而不擇乎遠邇奚所矯而奚所譎哉雖然未易言也義不集理不窮氣不和量不遠雖有

正直之度忠孝之情剛者必矯而柔者必譎唯其無本也
故性焉學焉而後可以其言行施諸人倫之交而無咎曠
賤工也惡足以及此哉

華臣奔陳

襄公十七年

宋人不能致討於華臣而華臣以彘狗奔吾於是而知鬼
神之情狀矣神者何謂氣伸者也鬼者何謂氣屈者也伸
則施於人而屈則遠於人而去之然則鬼也者與人不相
及而何與於人哉天地之間非有藏幽納氣之大壑也遠
於人而去之亦必有所歸矣遠於所去之人而非遠於夫
人也不遠於夫人之類則固與人而相爲縈繞恃其爲

縈繞而不能必其相入存乎其類而已矣天下之相交者
同異攻取盡之爾不同不取不異不攻則雖日縈繞於左
右而固不相入猶火之不入於土水之不入於金也同而
取之異而攻之則雖其未必相爲綢繆而必以相應是故
匪徒鬼也神之伸而施於人且視其量之容氣之訢合以
相挹注而非其所受者固有不施者矣孝子之齊而親綏
之同者之相取也凶人之慝而戾乘之異者之相攻也痺
狗入於華臣氏而臣懼以竄戾之相攻者也蓋神者集於
實者也鬼者集於虛者也實不可攻取者麗之虛無可取
攻者趨之孝子之於親非相攻者也而其相趨也則亦以

其虛之故齊而不獲其身虛其心以致昭明悽愴之氣而
鬼趨之矣趨之則鬼生于其心故謂之思成思以成而必
成焉唯其夙無所成而後得成之也故以正成鬼者則正
趨之以邪成鬼者則邪趨之以相攻之餘氣餒而成鬼者
則戾趨之彼華臣之肝膽心腎積其相攻之戾氣而抑枵
餒以不能有其神志則耳之所觸目之所函手足筋骸之
所求康而不得魂營魄泊之無據而與外物相搖無非相
攻之戾也癡狗不他人入而入其室莫之致而至焉者卽其
夙之縈繞于臣之左右者也于斯時也雖其肺腑親信之
人大聲疾呼詔以僅一癡狗而臣不聞執癡狗磔於臣之

前以徵國人驚擾之匪他而臣不見何也相攻之戾乘虛
以入其中鬼氣充塞而耳目官骸之靈皆拒閉而無能效
矣繇斯言之神之來也非乘虛而入也匪誠有於中而不
致也鬼之往也非去人而人必不受也苟虛焉則莫之介
紹而親矣非吾身之所受兩閒雖有而不親然非兩閒之
果有是也則亦惡從而至哉天也神也鬼也皆誠有者也
視其所以受之者而已矣

祁奚不見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古之王者使其賢臣欲於爲善之樂而無所嫌故其賢者
見善而必爲若寒之益衣飢之進食皎然無疑于眾而行

且自忘之也倘其不然自視以爲驚世絕俗之行履險阻
瀕疑謗而僅然其爲之則未爲之前操一爲人不敢爲之
心旣爲之後左規右避必力暴其無私之迹以祈免于咎
則君子之行益孤危而不可嘗試教惡得而不衰治惡得
而不替乎祁奚之免叔向爲人臣者之恆節也叔向之免
於祁奚爲君子之恆遇也以事言之奚爲國全向者而非
爲向向之得免晉無戮賢之失而非向之幸則奚不見向
向不謝奚可也乃以情言之奚與向而皆君子矣道必乎
志必合臭味之親將如耳目手足之互體而交用則疾痛
相憐憂樂相詔亦樂善無已之至意也以禮言之奚誠知

向之爲賢則出之于囚繫而薰沐之慰勞之既下賢好士
之節所必修其在向也推蒸豚必拜之義絜執雉相見之
文報其所當報而親其所親尤往來之大節也情所固有
禮所必盡敦厚以行典禮奚容簡焉然則執手相勞洒洒
相酬殷勤勸勉益相戒以戮力於公亦詎不可哉奚誠有
恩怨不任之心亦何必暴于廷以自表向誠有生死不動
之節亦何必矯君子而以鳴高乎乃二子之必出乎此也
則有故矣其君庸主也范氏雄猜之權臣也樂王鮒之流
工爲背憎者也俾奚與向而直情以行示相好之迹則疑
忌叢而讒謗行矣嗚呼君子自行其志而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弗克展其樂善依賢之情焉不獲已而故爲不近情
之事以祈免於末流則夫人失爲善之樂而亦何利於善
哉匪奚與向之憂國如家危疑不恤者抑勿雷溯蒹葭之
水依十畝之桑絕世而無與爲徒耳孰能以慤慤畏咎之
身日遊於羿彀而逃之哉雖然君子以是哀二子之志而
如其奉之以爲法則過也夫君子者盡其道而無憂者也
情所必至勿違其性禮所必行勿貶其節昭昭然揭白日
而行之雖庸主不察權姦見媚宵人乘閒而行其譖猶夫
蠶蠶之偶逢不肩預爲之防也徽宗社之福旣已極而必
止則吾旣以直行而無患藉其不爾而小人之姦昌焉亡

之可也死之可也過非自己亦可以對青天矢白水而無所憾矣胡爲乎重一旦之憂廢生人之情禮而開貞人以疑畏之蹊乎將使爲善者必星分瓦解仕不同門學不同師如飛蓬之不可復聚而善趣遂銷阻於天下則二子孤畸之行有以啟之也周顛不知而用之於王導終以戕身然則患亦奚可避哉范滂之戒子曰爲善不免言之悲也而已偷唯不知命而憂道也然君子特憂道不盡耳

華周杞梁

襄公二十三年

智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舉天下之道無不可從容涵泳而盡之有餘矣君子奚貴夫勇邪智者心之能也仁者性

之能也勇者氣之能也至於氣效其能而其用天也已下
氣爲性與性爲御也心爲氣帥氣爲役也性者天心者天
人之交而氣僅爲身以內之氣則純乎人之用無形者道
也而爲君有形者氣也而爲民故曰下也然則盡其心之
靈凝其性之德則氣固屏伏以待用君子奚貴夫勇邪或
曰所謂勇者道義之勇也非氣之勇也是以君子亦貴之
此尤未知夫勇也夫道者自然之例義者隨時之善而奚
其勇哉然則謂君子之勇與勇者之勇如玉之璞與鼠之
璞同名而殊質殆孤標其門庭之旨而非實與夫勇之必
用而可貴固卽勇者之勇也智足以灼然而知之矣仁足

以安焉而守之矣事無逆而機無不可待則亦恢乎其有
餘裕矣不能保事之無逆而機之必可待灼然知之而不
知靈明之何以遽揜安焉守之而若有所凝滯而不能發
當斯時也心之力孤而性之體藏然則欲絀氣而下之又
奚恃乎夫所謂道義之勇者遠乎不道非義是智也一乎
道義是仁也皆非勇也藉仁知而該勇之德則是心性之
藏可不資氣而氣爲忤心背性之物將天地之生人固有
此不若之氣而重爲人困矣生有不善是性挾不善也授
之生者有不善是命雜不善也勇者之勇適助禽獸之猖
狂而又何足以爲性之興心之役哉夫勇者之勇固卽君

子所以爲德者也齊莊公之好勇而致勇士夫豈足與言
道義哉華周杞梁載甲孤入而宿於敵人之隧中其智與
仁不足用久矣然而知貪貨棄命之可惡以死守之而不
忍貳化於其家婦人之微且知以禮而卻國君之靈寵雖
君子之見道已明而復禮勝私者莫之逾也於是以觀勇
之德而勇之體立勇之用行矣立之也自有體不資道義
而後有其體行之也自有用而且以成乎仁智之用勇乃
以參乎智仁之貴而氣與心性均爲天之寶命而成其能
故義成於智禮成於仁學者之所知也當死而無棄義造
次而無忘禮勇之以兼成乎義禮者固賓賓然夷猶委順

以修儒度者之所不知也夫子之勇現於厯階之責齊會
子之勇徵於疾革而易簣豈當禍福死生之際旋用而旋
給哉夫亦有以養之矣無曰勇者之勇君子之所不取也
君子之所養未嘗不養是也大疑大恐大哀一旦而投於
前舍氣而又奚以勝之

崔杼伐我北鄙

襄公二十五年

禍之將發天下具知之而唯昏庸之主弗覺斯其所以爲
必亡之主也其或覺之而積弱者又困於人心之離而無
以自免斯其所以爲必亡之國也非必亡之主而成必亡
之國其失在綱紀之不立非必亡之國而有必亡之主其

罪在輔弼之無人天下具知之而其君與左右之臣枕旣
蛇而席劔刃晨斯夕斯無以自救也夫豈不有任其咎者
哉劉裕之心赫連勃勃知之矣而晉安帝無能爲之防非
晉主之不覺也雖覺之而無可如何也若夫王宏之流則
心已離而不可用矣安恭非必亡之主而君臣外內成乎
必亡之勢使赫連氏策諸萬里之外而中此誰咎哉晉自
東徙以來元帝不君王敦桓溫數搖人心於歧路晉氏無
能飭法以治亂賊之黨君臣之紐久解而不可張矣崔杼
之弑孟公綽知之矣秦檜之姦叩馬之書生知之矣而齊
莊宋高無能爲之防非國勢已解欲防之而不得也齊莊

浮昏而宋高猜懦姦人之情日呈於左右而目不見也夫
有目而不見二君之罪也乃惡聲播於天下達於敵國彼
二君者有耳而不聞豈獨二君之罪哉比于死而後殷紂
亡則罪不在于洩冶殺而後陳靈弑則罪不在冶張九齡
罷而後李林甫之姦逞則罪不在九齡環齊宋之廷碌碌
者禁寒蟬而學仗馬無責焉耳矣夫不有翹然自命爲君
子者乎宋高之悖也胡銓言之於始而蚤斥而銓固小臣
也張浚居將相之任乃結舌以中書生之逆料浚亦奚面
目以對女直之策士哉若夫齊莊之廷陳無宇旣挾異志
以幸亂慶氏抑怙同惡以分國將誰望焉而晏平仲者豈

其智出於公綽下哉晨夕同廷觀變之熟亦較公綽而尤
審乃進不能爲洩治之死退不能爲九齡之去尸祿容身
無片語以警君於垂死之日迨其已成乎弒始賓賓然立
於崔氏之門委罪於死君而自斃以死亡之無與舌雖佞
亦奚以解其心之慙乎嬰之言曰臣君者豈惟其口實社
稷是養夫社稷垂危而規璜不入甘寢於榮祿之下刃懸
君脰而若不知嬰非口實故而何必齊廷之可偃息哉嬰
他日又曰事三君以一心嬰將何以爲心乎無亦浮沈觀
望塞默委順以自保口實之心邪操是心也豈徒三君與
馮道之四姓亦無所不容矣枕尸而哭亦甚惡其隕涕之

無從也故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晏子而已矣不足爲有
無於人國而天下無有憚之者也不然敵國之謀士雖料
其禍之將發而國有人焉且虞其或拯之矣楚人之所以
憚季梁也孟公綽赫連勃勃與叩馬之書生奚其弗憚哉
叔孫豹違命

襄公二十七年

君子之於匪人也恤其名弗究其情則爲匪人之所欺究
其情弗恤其名則爲匪人之所窮故易曰比之匪人不亦
傷乎不獲已而與其立於人之廷無往而不得傷矣君子
之操以制匪人者名也名幸而操於君子之手則成可以
收撥亂之功而敗亦可以顯自靖之實乃不幸而名抑操

於匪人之手則君子棘矣母邱儉之不勝司馬昭沈攸之
之不勝蕭道成也無操故也季氏世執魯權仲與之比所
未翁附以爲蝨賊者叔孫氏耳宋之會季矯君命以命穆
叔使告於晉而曰視邾滕夫是其命之不正貶國吝利以
爲周公羞義固不可從矣若其命出於季而挾君以取必
微徒穆叔知之五尺之童猶應知之也秉義以裁僞命庸
詎不可而左氏以違命爲之罪則將使穆叔瞽然不審智
出五尺童子之下而坐受姦人之欺然後爲順乎乃穆叔
惟察知其僞毅然裁正而季抑得挾贅旒之主爲顯號以
相糾則不但叔爲季窮而君子之持清議於後者亦不得

不爲季屈也夫坐而欺於匪人與坐而受匪人之窮則得
失之數亦可覩矣君子者可欺而不可窮者也曹操挾獻
帝以違違之者袁紹耳宇文泰挾魏主以重違之者高歡
耳忠臣貞士豈不知匪人挾主之不可徇哉而嫌之未別
則將與袁紹高歡同其犯順而又安可爲也故名者君子
之所必恤也恤名而愚匪人之計得而名猶順舍名而智
匪人之計沮而名先喪舍名而行其志是猶惡盜之穴牆
而撤牆以守也則亦奚據以制匪人哉且匪人之攘名以
制君子亦僅焉而已沍寒之日亭午而乍暄未有能固其
暄者也姑聽之而少待之名其能長爲匪人借而匪人其

能數數以借名者乎至於私欲遂狂行張則必有顯露誣
上行私之迹然後執言以聲其罪則匪人之術不患其不
窮匪人之窮也如水涸而魚暴腮於磧俯手拾之而有餘
不待鉤梁之設矣富弼窮呂夷簡之姦露章入告而後夷
簡不能舉違命之愆覆加諸弼穆叔而知此義也馳介命
以爭可否於廷魯宋之閒不浹旬而往復已違又何至蹈
違命之尤覆使匪人得而乘之哉不學無術而用其一槩
之斷雖君子弗能爲穆叔貸誠惜之也誠傷之也

宋子罕削向戍之賞邑

襄公二十七年

國家之患莫大於新進之士妄徼生事勞民罷國快其血

氣之勇而以自覲其功名於時黃髮遺老秉持重之義裁抑以弗使其逞則國與民猶賴以小康如其新進者昌而老成者沮則釁成潰亂而天下乃抱憾老成者之孤立而無助此治亂之大較也雖然事變之繁有不可以一槩言者矣不逞者之求名也率生事以墮功而向成之求名也則墮功以苟悅於眾姦人之欲竊也率搆亂以攘權而趙武向成之欲竊也則偷安以便行其志至於此而姦人不逞之局又爲一變矣嗚呼小人之誤國也恣其狂狡冒虛功而貽實禍者宿之賢者操靖國綏民之義以裁之則詞正而物順故田千秋得以回漢武於暮年而梅詢曾致堯

終讐服於李沆而不敢競卽其不勝而摧沮屈抑天下猶
且咨嗟感泣以歆戴其安全之至意唯是姦人影託於持
重安全之旨幸國之少甯而君樂其須臾之暇幸民之少
息而民利其眉睫之安則雖大義炳于日星利害明于指
掌且有言出於口而眾怨歸之者於是雖以休戚與共之
元老亦箝口結舌而不能與之爭桑維翰之邪說一讎而
景延廣受惡聲于千載是以子罕之明達公忠而當弭兵
始議之日無能如向戍何也老成之名倒授於新進而耆
碩之見反嫌于妄徼君子之必困于小人也又奚可免哉
然而小人者志易盈貪易露以名始而以利終弗能與爭

而其後終不可揜也宋畝未乾而請免死之邑戍之所爲
施施然以姦質者豈可質於君子之前乎子罕昌言其妄
而大義明利害著雖戍之險誠無忌智足以蠱士句力足
以殺太子而不得不垂脰折腰于子罕則天理之在人心
者不可誣而子罕之所奉者非邪說之所能奪也乃有國
者令老成之士迨事之已僨乃奉辭以折脊壬而禍已莫
挽則國所倚爲喬木之重者不已虛乎冒功者易擿冒名
者難奪生事以成欲者其說易窮息機以讎詐者其姦難
覺張宏靖史彌遠之所以果亡人國唯其託于老成而老
成者莫之勝也

宋其姬待姆

襄公三十年

易之爲道周流六虛而不可爲典要無他時與位而已矣
不及乎時不及乎位雖及之猶不及也過乎時過乎位雖
寡過焉猶過也君子安其位以求其志乘其時以修其道
而德乃不窮過不及之失鮮矣雖然其有過不及也或失
之簡或失之嚴或失之厚或失之薄失之嚴與厚者未能
周流於時與位之虛者也其道爲吝夫悔與吝則有閒矣
敦其乘時安位之實者也其道爲吝夫悔與吝則有閒矣
故曰君子恆失之厚小人恆失之薄然則君子恆失之嚴
而小人恆失之簡也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敦

厚而自嚴之謂也可以處過而不辭矣晏平仲執親之喪而當時譏其以大夫而行士之禮宋共姬待姆不至逮於火而死左氏譏其以婦而用女之道夫使平仲而果差于大夫之禮共姬而果爽于婦之道與乃其過也猶失之乎厚以嚴而所繇異于小人遠矣而猶未必然也大夫士位也女婦時也君子之安其位乘其時會通而行其典禮者果于執親喪臨生死之際而必盡其毫髮之別也乎我不敢知吾恐禮之別大夫于士者以禁士之勿侈于大夫非禁大夫之勿儉于士也道之別女于婦者以禁女之勿詭于婦非禁婦之勿泥于女也且尤不但此也位之必安而

後志以行焉時之必乘而後道以修焉皆有待之說也然則其爲君子之酬酢于天下者而言之乎夫酬酢于天下而不以其時則禮有不盡不以其位則義有不精故大夫而執士之儉則予民物以薄而道不廣婦而執女之嚴則接舅姑姒娣以固而情不洽是以因其隆而隆之則喪祭亦報施之以隆因其勞而勞之而閨閣之制或弛若夫人之于其親卒邁夫崩天圻地之慘士女之守其身忽當夫呼吸生死之介此豈以酬酢天下而可酌之于崇卑張弛之間者乎身無所不致而後可以居喪心無所不致仰不知有天俯不知有人而後可以處死然則古之制禮者特

寬此一介於差等之別所以全天下于孝子貞婦之塗而
使不肖者可以企及孰謂哀深摧裂義激糜爛之必爲拘
拘也哉自天子達於庶人統之乎親則皆子也自髻鬣以
迄於耄期統之乎身則士皆士而女皆女也見有位焉將
不見親見有時焉將不見身雖欲安位而已無志之可尙
雖欲乘時而已無道之可信然則欲寵大夫於士而通婦
於女也亦奚難哉罔極之悲捐脰剖肝之下天地且將避
其誠而何用此曲繁分析之禮文爲邪不揣而爲之苛求
宜異端者攬禮爲忠信之薄也

何異識者雖無忠諫之辭

其如西伯用九曲辨於林之圃家欲語不歸其意之謂也
何文由心發難辨其詞之悲憤雖居與之平天與已之難
軍如乘山而巳無自之何言爲州府而大夫地士而欲
不與賊民存湖區區不長其制而終自悔也雖諫之何如
以城空懸懸之平長關士將士而及許文忠何事而論
何也始自天子盡列而人論之平其用者不也自深論以
對不自清可以金其意而與不對矣矣無由以之矣其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上終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

船山遺書十七

衡陽王夫之撰

趙孟視蔭

昭公元年

蝸牛之廬將以自逸而適以自勞也烏鰂之墨將以自免而適以自獲也故禍淫之報不但於其迹而於其心天之不可以欺迹也有赫矣乃或藏心於陰而詭於迹則又不報其心而卽報以其迹天之不可以迹欺也尤可畏哉姦人之懼而思戢也則故爲鴟張之迹以震天下而已得以乘隙而退其陰有所圖也則故爲之柔惰之迹以解天下而已得以乘閒而逞當其藏心陰密而迹詭焉則雖蹈於

大剛必折大柔必靡之愆天下咸得而譏之而彼固不辭
之曰凡吾之所以爲爾者將以行吾深鷙之謀人之多言
亦奚足以爲我病哉夫其懼而思哉禍宜乘之於其退陰
有所圖禍宜乘之於所逞此天理之報其心而不爽者也
然而不能待矣非果能剛也但一示鷗張之迹而禍卽中
於剛之必折非志於柔也但一示惰散之迹而禍卽中於
柔之必靡是故天者甚惡夫匿心以疑誤天下之耳目則
必卽如其迹以報之彼方驕天下之譏非我者不足以測
其中藏而天下之譏非早以驗矣嗚呼天之不可以迹欺
也有如是哉趙武視蔭而歎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其

心取晉數百年之社稷籌其必亡於己抑引子孫無窮之利澤若將手授而目覩之矣但五稔哉趙遷未虜代冀未滅之日皆其心力之所及也而一告之劉子再告之鄭伯三告之秦鍼如就木之老伏枕寒心舉勳名爵祿子孫族姓皆不足以動其槁木死灰之心者然嗚呼武之以疑天下於弭兵而因以蔑周導其君於女蠱而乘以蔑晉陰藏其莫大之志而自處於不振之尤自有姦人以來心闕不宣而託迹已賤未有如是之深也曹操師之以爲分香賣履愛子託人之遺令陸機固弗能覺焉則亦如劉子秦鍼之以迹譏之而已乃孰知心未及露而迹之受報者已不

爽也則劉子秦鍼雖不足以察武之微而已無之弗察矣
武向之笑二子爲淺於諒已者二子還持以笑武而武抑
奚辭然則姦人之陰鷙無論心之不可隱而迹早已不可
讎如嬉笑之下許人以死而遽刎之以去也有怛然乍驚
而已矣甚哉天之可畏而不可欺也其孰爲之乎抑果有
司鈇鉞者於空冥之中乎理氣焉耳理者卽夫人之心氣
者卽夫人之生氣也心險而孤不適爲主狙詐以使其氣
氣遂不依其心而假借其使之之命因以流而不返則心
不爲政而反爲氣動武之雄心已爲柔惰之氣所移而不
自知矣故孟孫羯譏之曰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

士者習已成氣已陷心已離凡其以雄猜者皆以化而爲
蠕縮心氣交陷乎必死之途而魂魄隨之則亦理之必然
者矣欺天而天罰之欺心而心蕩之故君子之事天事之
於心而已

司馬侯請以諸侯許楚

昭公四年

德非以言者也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非謂有德者之不
言德也抑非謂言德者之不必有德而言也乃以謂夫以
德爲言者之無與於德也從其德而辨之知其有德不必
徵其言矣從其言而辨之其爲言其德與以德爲言也則
奚以辨哉雖然無難辨言其德者言其固得者也言其求

得者也言其固得則於心既有事矣於行既有事矣非僅
執德之名而以服羣論也若言其求得者與則且如飢者
之求食而必炊寒者之求衣而必績也抑豈虛懸一德之
稱如夢美食重裘而侈之哉故聽言者欲辨其仁與佞之
別但究其所以責於我者要歸之何從而佞者之詞雖典
以則亦大塊之籟自爲噓焉耳矣司馬侯諫晉君之勿與
楚爭而但務德夫豈非典則之論乃君子則甚惡其典以
則而無能易之者也夫司馬侯誠以德爲諸侯之去畱則
晉之不德也必有在矣侯胡不訟言昔之涼德以喪諸侯
者覆軌奚在侯胡不昌言後之修德以駕楚而繫諸侯者

改轅奚從而但奉一德之虛名以抗楚而自抑如建鼓以
求亡子而祇益之逝也侯之情于是而窮矣侯蓋不審夫
德之奚以修雖欲言而無以言侯亦操異心以終始趙武
之姦則卽與聞乎德而忌於言與且晉之不德未有甚於
棄諸侯於蠻夷者也侯忌言此則雖其聞見之剽竊可以
襲取德之影響以爲標榜而有禁其吭者存矣是以其稱
天以誘君也則曰楚王方侈迨其欲破齊楚多難之說則
不特桓文楚也而抑文王楚也先後之不謀而不恤孰爲
文王明德之實而孰爲商紂凶德之歸設有執此以折侯
者侯將奚辭哉嗚呼佞人登而亂國巧言張而亂德以德

爲言而德乃絕於天下然苟有知德之君就其辨說以叩德之實則以德言者如盜之望朝旭而魂褫矣故執此以考古今奏議論說之是非能言其失不能言其得能言其始不能言其終能言其理不能言其事皆無與於德而徒爲亂者也莫黑匪烏莫赤匪狐烏狐錯起於前君子辨之蚤矣

叔孫舍不賞私勞

昭公五年

滇人未見海見池之浩瀚者遂以爲海也荆人未見鳳見山鷄之璀璨者遂以爲鳳也夫子沒七十子之徒分家而名道欲離其說託於聖言以傳其言亦既似聖矣池與海

均波鷄與鳳均羽苟似之未嘗游渤澥而覩鷗鷺者將信其爲果然而不疑而大德隱矣左氏稱叔孫舍不賞私勞而舉仲尼之言以實之使其言而果夫子之言也猶恐其如喪貧死朽之有爲也乃考聖人之言以類推之如海之無小激之波鳳之無麗彩之羽則有爲而畸言之固聖人之所弗屑然則喪貧死朽激而已甚之言猶未知夫子之果云爾否也況其以徒獎叔孫而無爲者乎言之似聖者其未似焉耳刻綺而爲花葉似矣未有似其根莖者也而柔潤光麗之色卽不能肖乎春榮之所擢故有本者之末與徒末者之失本無待辨而別以法治人者末也法之無

私者猶末也。執法以其無私而正己以正人者，本也。賞罰者法耳，有用賞罰之人而後賞罰行焉。故利焉而不功，殺焉而不怨，內盡諸己而外允乎人之謂也。桀紂之不能舉禹湯之法，非徒不欲也，亦不能也。莫之或搖而自淫，莫之或掣而自沮，殆抑其情之不容罔，而天理之不容冒者乎？如欲以桀紂之凶德而執禹湯之法，以加天下將有如齊慶封之反脣於楚靈王者，小人用罔其道必窮焉。有君子爲其所揜而亟譽之，況聖人乎？叔孫舍爲豎牛所立而以殺適立庶爲牛討者，誰也？非舍乎？適已殺也，夫不有仲存乎？舍弗能固辭其位以報父兄於九原而姑駕旣以專戮。

於牛此而可稱焉則聖人亦目移于刻綺之浮榮而輒許以化工之春藻也哉晉惠執言于里克衛獻施殛于甯喜國其所宜得法其所得施也而春秋猶不假以討賊之辭則聖人之情見矣如舍者固辭其祿位泣請於君口豎牛於叔孫氏之閭斯可矣今顧不能受人之竊而訟其盜冀以免株連之辟將成濟戮而司馬昭可許以忠氏叔琮斬而朱全忠得逃其罪乎聖人無斤斤之察而不爲臃臃之照快法之行而尤慎法以不輕者也左氏以一槩之見誣聖言爲已徵有識者固將覺之矣似道之言擯而道乃顯豈耳食者曰言出於聖人而卽聖人之邪

士文伯論日食

昭公七年

有卽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故所惡於異端者非惡其無能爲理也罔然僅有得於理因立之以槩天下也而爲君子之言者學不及而先言之與彼同歸不已誣乎異端之言曰萬變而不出吾之宗宗者罔然之僅得者也而抑曰吾之宗矣吾其能爲萬變乎如其不能爲萬變則吾不出吾之宗而非萬變之不出也無他學未及之不足以言而迫欲言則罔然亦報以髣髴之推測也天之有日月風雨也吾其能爲日月風雨乎地之有草木金石也吾其能爲草木金石乎物之有蟲魚鳥獸也吾其能爲蟲魚鳥獸

乎彼皆有理以成乎事謂彼之理卽吾宗之秩敘者猶之
可也謂彼之事一吾宗之結構運行也非天下之至誕者
孰敢信其然哉是故天人之際儒者言之析矣五行之感
應若取之左掌而授之右掌凡此者皆不出吾宗之說也
吾以其理通天之理而天之理爲我易吾以其氣感天之
氣而天之氣爲我回其言甚辯莫之能窮乃至有云返熒
惑之舍挽欲墜之日者皆確據而爲之徵殆將與老聃孕
八十瞿曇行六步之邪說相爲出入辯者亦無從而窮之
也雖然至於日食而惡能不窮哉士文伯之論曰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嗚呼此古人學之未及私

爲理以限天而不能卽天以窮理之說也使當厯法大明之日朔望轉合之不差遲疾朧朧之不亂則五尺童子亦知文伯之妄而奚敢繁稱於人主之前以傳述於經師之口哉故曰理一而分殊不可得而宗也天則有天之理矣天則有天之事矣日月維有運而錯行之事則因以有合而相揜之理旣維有合而必揜之理因而有食而不爽之事故人定而勝天亦一理也而不可立以爲宗限日食之理而從之也然則春秋之必記以爲變何也夫日月並行而殊道互道而異行殊道異行恆參差不齊而有時乎合揜則異矣日以陽德施明於民物而昭蘇其靈氣卒逢其

揜則陽輝不施於下而陰盛於晝民物必有罹其災者矣
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貞其異而弭其災則日雖食而不害
此所謂遇災而懼也學之已及知其數之固然而通以禮
之可盡斯以禦變而不失其恆君子之學所繇以異於異
端者非以此乎嗚呼日食之理幸而灼然於後世麻家之
學則古人之詖詞辨矣使不幸而未之明焉則爲文伯之
言者以終古述焉可也惡得有灼然於心性之藏盡出以
詔天下者起乎異端冥行擿埴之浮言五尺童子皆得而
箝其喙矣此聖人所以有俟於來學也

子產對黃熊

昭公七年

名者實之券也而苟非德之無不勝與夫居其名而無偏
曲之憂者則君子恆辭而不受豈惡夫名而逃之如癩遁
之士匿陰以避影者哉德不勝則必將有所窮而爲天下
屈名成於偏曲則天下且以器使我而爲天下玩斯二者
皆夫人之大患而猶不備此也爲天下屈而自安於屈以
反責盡於己雖屈焉可也乃名已成而能弗以屈爲恥其
不自飾以揜其短者鮮矣至於自飾以揜其短而詖淫之
言行成乎己而終陷乎非爲天下玩實君子之大辱也乃
或在我之藏無盡而天下僅知其一曲以玩我猶無損也
抑或爲天下玩能知其辱而非榮因以懲浮名之非據而

裁心以義亦遷善之幾也然而果其藏之無盡而知希者
鮮矣知玩之爲辱而自懲者愈鮮矣天下方僅以一偏一
曲之長玩我於聞見技巧而我因以自玩則流蕩忘歸而
道之廣大沒世而不相卽斯二者夫人不知患而君子尤
患之是以亟辭小善之名而不欲居非避影也避夫夕日
昃月之影移我而喪其真也子產於春秋之季與聞君子
之道行己治民亦旣彬彬可觀矣其長不僅博物也卽以
博物言之尤不在齊諧索隱之卮言也初往如晉對臺駘
實沈之問而得博物之譽夫實知而實言之博物之名不
足以爲子產重亦何必其爲子產累哉乃晉不能知子產

之生平而僅賞其博則已有玩子產之心矣至於後而徵黃熊之夢焉則已視子產爲謏聞口給之士聊以備噱笑之資供巫史之任而子產辱矣乃臺駘實沈者猶子產之所實知者也黃熊之夢非子產之所實知者而非所實知而憚窮焉於是播羽淵之邪說導夏郊之淫祀自陷於惡而爲天下迷夫晉爲盟主猶列侯服改周禮而亂祀于產之妄不應逮是我知其知之已窮飾短而流焉者之不自戢也乃溯其惡之所自成則惟晉以博物賞子產而子產因以自賞津津乎樂求異說以護其博物之譽則有非所習而習非所信而信玩己之明聰於浮榮而不知玩其

心者之爲天下玩也嗚呼子產亦何樂乎此名而與天下相玩於必窮之途哉充揚雄韓愈蘇軾之才可勿僅以詩賦名也充張華段成式陸佃之識可勿僅以博雅名也充邵康節蔡西山之道可勿僅以數學名也始姑就之天下趨焉終遂耽之大道隱焉言必有窮而物必相玩淫泆愉志迷而不復志於君子之道者可弗懼哉辨防風之骨識肅慎之矢惟聖人斯可矣雖然吾知聖人之能乎此抑未知聖人之果有此焉否也

屠劓三舉酌

昭公九年

執可伸之義乘得爲之權可以貞勝而無憂乎未也義者

不一而足者也義可以勝人而身不能勝義義可以正名而實不能居名則事未舉端未發而早已爲天下之所持不然曹髦善見奉大義尸大號以加權臣奚以謀之不克沈攸之李克用秉義聲攤疆眾力爭寇讎抑奚以勦而無成弗獲已而咎之天天豈任哉將勿其謀之不密與陰謀者非君子所尙矣抑勿其力之未克與義充而猶待於力則是力主而義賓也夫君子之秉義以禦疆橫不勞而無弗勝者則有在矣心者義之所自制也身者義之所自顯也道者心之所自廣也禮者身之所自臬也盡其道率繇其禮夙夜無慙而動止有經喜怒不得而乘權則恆居天

下之大貞雖有挾慧佞箝制之術者欲起而乘之而無其
卻然後姦人之以熒天下者術窮而不得不安受其繫括
是豈襲義聲於旦夕者所可逮哉事未舉端未發蚤已授
黠者之口實而惡乎不敗也故名義之所繫客氣不得而
參焉浮情不得而閒焉畏夫乘之者之卽在此也晉平公
之世有大夫而無君大夫可以廢置君而君不可以廢置
大夫權之移也久矣荀盈死平公欲廢知氏國有爵祿而
君操之替權臣之黨以崇公室義所可伸權所得爲也乃
方有其志懲於屠蒯之三爵枵然中止終使荀躒爲卿以
悅國人嗚呼屠蒯者固知氏之爪牙六卿之羽翼爲姦人

續通志卷之四十四

之伏戎於君側者也乃一旦以折公志於未露而俾公忸
怩以墮其志蒯之力亦奚足以及此哉公自貽之爾公於
盈之死挾裁抑之盛心而以爲機在是也於是有幸之心
焉而浮喜動積怒張矣客氣浮情乘須臾之喜怒不擇以
發考鐘行酒以鳴其得意而無沈潛審處之慮則乖錯之
機見而倒受姦人以相摘之柄不亦宜乎荀氏之廢義所
得爲也卿卒而樂非禮所得爲也得爲者弗爲而爲其所
不得爲爲欲義之伸於人也其可得哉藉平公而知此盈自
卿也惡得而不卿禮之知氏吾臣也廢之置之亦惡得而
不唯吾之命哉而平公固不能也動止無經夙夜多赧如

持刃將割而腕固無力其不振掉以茶沮者鮮矣唯平公
之不能而蒯之姦讎後世之稱直臣者或不審而以蒯廁
夫汲黯魏徵之列俾名義爲小人所操而是非之顛越滋
甚吾既有以測蒯之姦而愈以咎平公之失非徒咎平公
也凡爲義於險阻危疑之間舉當慮善而動其尤嚴乎戰
戰兢兢如履薄冰詩人之所爲憂曷穀也

觀從申亥

昭公十三年

道有並建而各善者必推之此而後以加諸彼道有特建
而統善者則全於此而已備於彼矣夫且不待推之而已
無不統則豈有欲全此而憂其妨彼乎道莫大於孝矣建

以性無與爲偶焉統以心無有不括焉故欲求與之並建者而不得無已其忠乎乃人之必忠於君惟其有事君之身也乃此事君之身則親之身也故曰不失其身則能事其親出而事君而隕越狂獍以陷於大惡失身之尤者也孰是孝子之身而敢以試於逆哉夫進則欲爲君子之身卽退亦不敢爲亂賊之身進則使其身爲君子之子卽退亦不敢爲亂賊之子進則推本其得爲君子者爲親之貽穀卽退亦不敢激成其爲亂賊者以親爲禍階是以爲人子者當銜荼吞炭之日亦弗獲已而死耳弗忍毀天綱裂人紀以洩其怨毒者也觀起怙權之寵富而僞上楚子車

裂之以謝國人是所謂殺之當罪而不聽其讎者也不聽其讎則雖殺之者與爲僞匹抑且上祇吾君之法以忍其怨況殺之者卽其君乎從以是結羣不逞亂楚而弑君夫從且自以爲孝於其親矣乃起雖惡猶未至爲弑逆之賊也從倡弑而成乎賊則是使吾親有亂賊之子矣從推本於殺起之故以爲釁端緣其親之故而爲賊則尤使其親爲賊之主矣以賊辱其親之身且以賊辱親於旣死是起本無惡而從貽之也夫孝子之事親雖不避死不辭紆曲以行其志無不備矣然皆以守身而歸善於父母也未聞其躬爲賊而以事親者也故孝道之大能統忠而無與相

悖之理悖焉者必其不孝者矣然則申亥其可乎夫亥者
事親之心長事君之節立賢於從遠矣雖然未爲得也亥
之因親而忠君所謂推之此而以加諸彼者也從不幸而
父罹於轘則緣親而賊矣亥幸而父免於誅則緣親而忠
矣使從若亥吾知其必竭節於君也則使亥而若從吾不
保其弗失身於賊也亥之言曰惠不可棄則是因惠而報
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壤之間親與我均也而但以其
惠乎哉惠之不可棄則抑怨之不可忘以惠致身小人之
懷惠而已矣以怨讎君則亂臣之逆節而已矣以小人之
道事親其賢於以亂賊之道事親者雖有差焉尋丈之間

焉耳矣夫孝者敦大仁立大義擇於天下之至美安其心以奉親者也而奚有於私怨與小惠乎嗚呼微矣從以不義而讎其君伍員以義而讎其君從爲尤逆而員不可未滅何也員能去而不能死也亥懷惠而忠其君嵇紹忘怨而忠其君亥未爲得焉而紹幾於悖何也紹能死而不能不仕也皆許之孝而不得則許之忠而亦不得已故曰孝道之大者也非至德者其孰能凝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

昭公十三年

蜥蜴能爲冰而不知有冰螢能爲火而不知有火能爲之而不知之者眾矣故知小人之情狀者君子也君子不能

爲小人之爲者也若夫小人恟喝狙詐旦興夕變不歡而笑有聲不悲而泣有淚方張而跼其足方戢而搖其翼皆工爲之則其肯縈條緒虛實反覆之機亦旣心得之矣而人之加於己則覆若侗慤愿謹者之輕信而不察故卽以其人之術窮其人而其人窮矣必待君子而後不窮豈君子之固有於心而喻之哉彼有不待逆億者存也魯之脅荀吳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晉之脅季孫曰將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子服之智樂王之智也季孫之懼卽荀韓之懼也夫魯能以是術脅晉則豈不習於相脅之利而知晉之亦以是而脅己晉能以是而脅魯亦豈不察於相脅

之幻而知魯之亦以是而見脅悲夫此脅之彼懼之方懼
之旋卽以此脅之如飄風暴雨之倏驚而南倏驚而北也
介然一觸搖精蕩魄卽其所挾以欺人者旋受面欺而無
假於術之變易然則小人之智固有而固忘之其旦夕揣
摩之勞亦將奚用此爲哉使以君子而處此則有道矣君
子之心無小人之術者也或以其術進而必不屑爲者也
然而知之也明而處之也正矣則或曰立於術之外而後
見術之中君子之識爲已曠與而非也君子非能曠觀於
變詐之所自興而能曠觀於生死利害之際也不沒於利
雖魯之改事齊楚也何傷澹於望魯之事已則魯之去畱

如飛鳥之過吾前而不驚其逝不怵於害雖徙於西河也
何傷安於見囚而不見免則西河之纍如飄屋之墜於吾
首而不待豫爲之防無沈於利則脅我以改事者之無實
露矣無震於害則脅我以西徙者之爲諉章矣然而君子
雖知其詐諉爲小人之必窮而不恃小人之必窮以自全
而弗之恐小人窮而君子得矣小人卽不窮而君子亦不
失矣此文王之所以撫六州而無疑繫羑里而自得者也
蜥與螢其何知焉

子產拒裨竈

昭公十八年

爲國之道有制而無爭制者貞淫之大防所以已爭者也

立夫貞以爲防而幾微之間此一貞焉彼一貞焉於是而有眾論不同之致乃擇而有所從違則工瞽與匠不嫌以其言進辭說輻輳而非以爭如金錫之互成於一冶矣唯其眾論不同之致一本於貞而淫者不與也是以先王謹之於庠序敕之於禮樂斷之於密勿詖佞之學不傳於師氏術數之流斥之於賤工人心正國是一奚待於爭哉不知其跡之削而響之闕也晉淫人於廷國有大事得與聞焉及邪說之旣昌貞人誼士乃秉正以與之爭得失多寡之數有貞勝焉而其爲勝者隱若以簧鼓流俗於一旦之吉凶則勝負未之有定勝在貞者而貞之勝亦僅矣况其

乘於不可知之數而未必勝者乎毀其防而後爭之是猶
厭鼃之鳴而籠之於座右也然恃其貞而爭之抑猶良玉
之競瓦礫而恃瓦礫之脆也春秋之季立國之防已毀而
士淫於學巫祝之流淫於官若裨竈梓慎萇宏子韋之徒
皆得與坐論之師尹持長短而爭典禮乃其言亦或驗矣
其或驗者則貞士之與爭者既不勝也卽其或不驗者抑
爭者之與平分得失而恃不可知之數以偶勝也故後之
不用瓊瑩玉瓚而鄭不復火子產勝矣前之不用瓊瑩玉
瓚而鄭火子產固不勝矣相與質於得失多寡之數而勝
不勝莫之能必將貞人之論亦惴惴慄慄若捧盈缶之水

以趨用力已勤而莫能繼也然則若竈者流惡足與爭是非哉放之可矣疏而賤之勿使有言於廷可矣撲蠱蠖者不如閉其帷也歐妖鳥者不如斬其叢也而猶未也學校之教有經官司之守有準巫祝之詞有常風角呪禁之術火其書而竄流其人乃以使經世之士專其心目養其日月以盡人道之所當爲又奚待其流而遏之哉弗獲已而遏於其流若李晟之立斬術士猶庶幾也雖然大制立於大貞則彼瑣瑣者之胆領亦何足以試君子之劍邪

宗魯死衛摯之難

昭公二十年

君子奚以畏聖人之言邪聖人之言如雷霆之震物不知

所從出震於其所震而所未震者尤懷可震之懼故君子
之畏之尤於其所未警者而警之也不知所警則見聖人
之言於道而不見聖人之言於心乃道亦廣矣且將游衍
而測度之進退辭受生死之間左酌右量以求免於非道
而聖人震天下之情隱夫責辭者之非義則受者愈可知
矣責進者之未至則退者愈可知矣責死者之違道則生
者愈可知矣奮以升於霄猶見其墜於淵非謂不升者之
不墜也握以浣於江猶見其污於泥非謂不浣者之不污
也故斥沮溺以鳥獸則冒憚以干祿者殆夫並不能爲鳥
獸者乎誅宰予以糞朽則鄙倍以立言者殆夫並不能爲

糞朽者乎絕宗魯以盜賊則反覆而逃死者殆夫並不能
爲盜賊者乎嗚呼人至於不惜死而固已難矣視息者神
之所戀也斬刈者形之所慘也捐墳墓棄儔與撫妻妾子
女而割絕之於一旦違白日襲長夜恩摧愛折血膏原野
而骨飽狐狸豈非人情之大痛者與然且知其可避而弗
之避斯豈從容諷議者之得以操其短長哉而聖人猶曰
此盜賊也則豈抱頭以生容身而免者之可弗爲盜賊乎
故聖人之告琴張者非徒以警後世之爲宗魯者也尤以
警後世之不能爲宗魯者也一失其身則信而爲盜忠而
爲賊死而祇爲不義非禮而蔑信虧忠全軀命保妻子者

又勿論已可畏哉何集非木乎何臨非谷乎日斯邁而何以免斯日之咎乎月斯征而何以善斯月之後乎全而生者其周旋視履而何缺乎全而歸者其俯仰天地而何憾乎前之蹶而後無以救生之辱而死無以榮故曰畏聖人之言一失道而不知震之所從也苟其弗然以進爲未至參訂於不進不退之間而倖其獲以辭爲非義調停於且辭且受之介而避其跡以死爲違道中立於可死可生之交而相其勢乃曰吾學於聖人之言而體道之廣游衍於兩閒而自處者裕也則聖人之言且爲庸人避罪之淵藪而又奚足畏哉

莒庚與以人試劍

昭公二十三年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可以善名也成之者性也善不可
以性域也善者天人之際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然則道
大而善小乎善大而性小乎非性有不善而性不足以載
善也欲知舜與蹠之閒善與利而已利者習之所熏也以
是驗舜性而蹠非性矣乃有所利而爲惡者習之責也此
愚不肖者之常也夫不有無所利而爲惡者哉色不足以
愉吾目聲不足以穆吾耳臭不足以適吾鼻味不足以悅
吾口貨財不足以惠吾妻子狂瞽以逞莫喻其故而極天
下之大惡人情之至不忍者甘之如飴若莒庚與之鑄劍

必試諸人此又奚所自來而成乎其爲惡哉於是性善之說窮而告荀韓楊之說乘之而起謂庚與之惡自性而有固不得也謂庚與之性無惡而善其將能乎曰此夫以性域善而不知善之蕃變者之過也故可曰善鍾於性而不可曰性可盡善也是故石虎朱粲高洋宇文贇劉子業蕭寶卷之流閒見於天下而不可爲其性仲奚以明其故邪善有體焉有用焉繼之者善體營而生用也成之者性用凝而成體也善之體有四仁義禮智也繼天之元亨利貞而以開人之用者也善之用有三智仁勇也變合乎四德之幾而以生人之動者也故天之命人若王言之命天下

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矣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矣綍大於
綸而非能大於綸綸大於絲而非能大於絲其始操之也
約而其流縱之也溢爾約其所縱則枵然大者固不如其
小者之實大也故曰善大於性仁義禮智之謂也從其末
而論之則性溢於善智仁勇之謂也智仁勇者所以載仁
義禮智而行者也以其縱溢之故力亦漸微而不能載其
天德而用之溢也乘情才以取盈則婦人之仁猾士之智
凶人之勇充其枵然而自爲功矣體生用而用溢於體用
非其故體而別自爲體不善之所自出亦安得謂非性之
所有乎充之也不謂則縱之也不甚縱之不甚則猶可約

也枵然而詘則縱之也甚縱之甚則不可約而返矣不可約而婦人之仁獵士之智凶人之勇情才且不足以供其狂逞而借血氣以行雖欲無爲豺虎犬彘之好惡其餘能幾哉故君子之盡性不但盡其用也而必盡其體性之體非性之私也天人之交所爲成之者也成之者性而所爲成之者則必其繼焉者乎介紹乎性之用以親其體則盡性而至於命馳騁其性之用以背其體則流惡而不返故性者善之成功而不善之初幾所自啓也是以君子必致功焉雖然天下之爲庚與者吾見亦鮮矣類皆緣利而爲惡者也故君子終不責性而責習

吳以罪人犯師

昭公二十三年

論者譏秦網之密毒天下以速亡而不知其所自來者久矣吳僻處東夷右畫揚子左限五湖當越未併楚未割之日幅員所界亦云狹矣荒榛未啓田廬未飭蛙居而魚食民之生聚亦云僅矣鷄父之戰以罪人三千犯胡沈與陳而誘之何罪人之多也上不恤其民之寡酷爲法以毆之人民習知其上之酷趨以入而弗之避故莊周曰日游於羿之彀中誠有寓目而皆矐矐舉足而皆荆棘者矣唯其法之苛而民不知所避則弗獲已而輕死以干之上益疾其數犯而增益其法以箝之輾轉相因而士師之牘不勝

削矣周之衰五霸之季尙未有也吳起於荒徼而始開其
將劉之端吳爲政於中原而慘毒之風遂移於上國吳雖
亡而天下之爲吳者相踵也六國因之嬴氏因之殺氣起
於東南而溢於西北胥九州而一阱浴及於嬴政而毒徧
天下非秦之勦也其所繇來者吳開之先也嗚呼君習於
危法吏習於深文相仍以薙艾天下者誠有所自滋矣而
三代遺直之民慚不畏網罟之加前者覆後者踵法頻申
之而非無名意者天實爲之而非盡人之咎哉而非也法
之苛也必多爲之科條文禁以限天下則天下之得罪者
易矣乃民未有安於犯而有司亦畏其拘捕之繁難質對

之參差而貽疏漏之罰也於是匿民之惡勿使上聞則一切苟且以權避一時之咎司法者窮而保任之令立矣保任愈嚴朦蔽愈固將有窮姦極慝死不償罰之辜亦且互相隱而莫之敢發然而終不能盡爲闕也一旦察吏糾之冤民訟之讎隙訐之則向之犯者隱者連類而他惡率露一獄而數十百人之積過聚焉則如吳之三千人者得數十大獄而足矣文具繁則證佐廣輾轉多則連繫眾經年累月枝糾蔓繁吏民錯雜黠者愿者悍者憊者同歸於辟而莫能理是法苛而民益迷成於察者鮮而成於蔽者多也逮其已露而益悔朦蔽之未工偷詭相乘慝心百變夫

甯復有悛改之心哉子產曰火烈而民畏之水弱而民玩之能知民之玩水而不知民之玩火非知道者也玩水猶免而玩火則已焦矣雖得天下而不能以一朝居上非長民之君下非戴上之民也是不欲以之速滅其可得乎故爲政之道法卑斬寬而斬乎簡簡以易從而吏民之志定行可興矣此滿之所以約三章而刑幾措也

囊瓦殺費無極

公二十七年

知疾之病人已亟焉不知攻疾者之病人深也則謂之下工奚辭焉是故人有元氣國亦有之元氣之受伐害氣干之也六淫者人之害氣也卒中於人皮膚先之肢體次之

漸深而入於藏則目爲之霧翳耳爲之蟬鳴昏煩狂易而
其人亦瀕於死矣然病之者害氣之淫剝元氣之裔流而
未極其本也國工於此護元氣而滋溢之俾爲主於身中
則主客之形審而邪正之勢定坐收其盪滌之功而中不
相搆雖有淫毒之餘波亦無從夤潤以復入不知其日亡
而固已日亡矣拙者不然曰淫氣者非毒無能勝也委驅
除之功於峻烈之臭味俄頃之間而淫已除矣乃淫之所
宅者五藏之奧窔也人棲神之宮肆接艾之威惟其所攻
而莫之忌則盡舉身之血氣奔命以趨毒石而毒石乃爲
主於人身之中則是有毒石而無元氣矣夫毒石之性豈

卷之三十一

三

知有所懲而以滋長生理者哉雖欲無斃其將能乎五侯之滅梁氏也董卓之翦中官也司馬父之誅趙倫也史彌遠之殺韓侂胄也皆以毒攻淫而斃國者也而莫甚於囊瓦之殺無極無極者譖人之尤者耳非如大姦窺國莫之翦而必亡者也譖人之害中於耳目而腑臟未毀爲之君者猶有權焉譖人者假其威以逞而不能自爲鞠凶者也昧者假手於巨姦以攻之構於中而氣移於所攻則權徙而君尸於上以聽忤人之鞠凶而莫之治矣孰謂沈尹戍智易無極以瓦移耳目之疾於心也抑孰謂沈尹戍君在上百辟在列不能昌言於廷以正無極之罪而攘生殺

之權授之瓦也易無極而瓦則讒與姦之禍亦既較然矣
繇是國人惑瓦而姑媚之百僚憚瓦而終讐之唯其谿壑
之滿而舉國竭澤魚以相奉有言不可於王者乎卽可指
無極以加之曰此固讒人之餘孽也而向者之目瞽今者
之睛亡矣向者之耳聾而今者之竅塞矣終使郢亡王走
松楨不保而麥黍生悲戍死有知將何以質鄙費之魄於
地下哉故舍國工無可攻之疾舍老成慎重之士無可醫
之國讒震朕師而望之者必皋陶也非攻之謂也如其求
逞一朝不擇人而但驅埽以鳴豫則授其驩於伯鯨而舉
刑尤快奚所畏於震師而必皋陶之舉哉

子家羈反昭公之賜

昭公三十二年

交天下者雖其實之已盡尤重其名矣交于天下者苟其名之已然弗問其實矣故名實之用不可不辨也君子不能絕天下之交而惡其失己是故別嫌明微於進退辭受之間慎重其名以不輕受天下而匪曰吾不享其實而以無媿也且夫天下之交君子與君子之受交於天下豈以其利爲重輕哉交者以情也以禮也而後天下之交君子也異於輿臺之養受其交者參之情而可矣酌之禮而可矣則其交天下也雖舉四海之富推而奉之隴首而固有所不辭若其未也則亟正其不可受之名而無所依違於

其際別託一清白之跡以自全夫君子之受

下既惟

其名之正而不恤其實則以接傾蓋聞聲之

蔑不繇

焉而況其所尊親者乎子家羈從昭公於外茹蘗飲冰八年草次猶父子也公將薨而有雙琥環璧之賜羈度之心受而安焉拜嘉而寶藏之以戴公於沒世可矣如曰吾從公羈處而不能歸公於正寢也罪在不追而矧敢受其賜則亦泣請於公終弗受焉耳姑受之待公薨而返之府羈欲辭忘死其君而欺泉壤之罪其將能乎夫羈之爲此以爲吾弗利焉雖有受之名而亦何傷嗚呼君子所重愛於己挾與生死而不可涅者非此名哉賜之者公而公知其

受不知其返矣公不知其返而又將誰返乎君父畀之當
陛拜之奉歸而宿於其家凡爲人臣者之受於君亦此爲
九鼎之榮爾過此以往則寶玉祿糈皆糠粃也取九鼎之
重舍糠粃之輕求以號於人曰吾無染也於以誑天下之
崇利而不知情禮者則得矣而君子其孰信之君子之是
非卽夫人之自爲心者是也輾轉以飾其初心則叩之心
而早已不自信故謂子家氏之內不失己上不背君吾不
信也意者以暴其無所利於昭公之迹以告無罪於季孫
乎故淹恤規諫於公者皆冀容於季而徼覆水之收未有
卓犖振迅奪姦臣之膽深謀全量圖光復之功者也然則

羈者亦自矜而不剛忠君而不固之具臣耳從昭公者皆
廝養之才而羈乃臨深以見高公卽用羈亦但爲一乘之
返而公亦不成乎其爲君矣論者惜羈之不用吾以知其
用而亦無能救也

囊瓦以裘馬拘蔡唐二君

定公三年

邪而不趨於亂知禁而已矣喜怒者生人之大禁也威福
者有國之大禁也人不能無私好國不能無宵人勢之所
不能無則亦豈待無此而後治哉不能無私好也得其好
而不以喜張之違其好而不以怒將之雖未得爲君子而
狂悖免矣不能無宵人也宵人之好得而福不淫宵人之

好違而威不熨雖未能靖官箴而禍亂息矣是故君子以
禁其心先王以禁其臣惟此之爲凜凜焉囊瓦一貪人耳
貪人之於利也晰則得失多寡之數其所可寸度而銖稱
者也貪人之欲得也其情必靡以柔則氣無久亢而志亦
易移矣一裘一佩二馬之區區者疇三楚之令尹而待此
以爲富乎養唐蔡以爲外府外廐之資月有取歲有饋三
年之所獲夫豈僅此而虛拘其君以虧幣玉之入瓦之智
孰謂其不能辨此哉吾知瓦之於此以貪始而非但以貪
終也欲崇其威而已矣威之未克崇則又崇其怒而已矣
怒崇而威福抑操於其手則利之多寡亦其所不暇計而

很於必得信以求贏雖他日者亡令尹之位失三楚之富
乃至宮室燼寶藏分妻妾舍於句吳無論其不早計及之
也抑計及之亦且有倒行而快其一旦者也故濟貪者怒
也敗貪者亦怒也匹夫求慾以逞搶首搏膺呼天誓鬼撞
釜裂裳卒不知其所自起而莫能戢者貪移於怒也怒而
乘權則威也乘權以貪則威也長國家者纖芥之不給鬪
人以自鬪困人以自困亡人以自亡禍幾發而不謀所以
收者貪移於怒也嗚呼私好行而士行刈官邪啟爲已甚
矣其氣未盈而戢之以不趨於怒則狂戾猶有所憇也大
位未授大權未操翫以干人而不任威則怨毒猶未有深

也貪以貪終而害亦不長畏其移而已矣明主之慎持其威如修士之重懲其怒則瓦之在國亦如齊王色貨之好奚必其不可從令而治哉故曰知禁而已矣

鬪辛鬪懷

定公五年

心之所靖者理莫之違也故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言自靖之卽可以獻也乃將靖之於孤至之心乎抑將靖之於其白之心乎幸而值人倫之順孤至者無不可白也則無容以不可其白爲疑卽不幸而值人倫之變孤至者無不可白也則亦不必以不其白爲疑乃有尤不幸者存焉或父爲君之逆臣如李瓘或君爲父之仇讎如觀從鬪辛

白於此則傷於彼而但稱心以自致其可乎曰此所謂必
以不其白爲疑而以靖天下後世之心爲自靖者也夫觀
從者則既違天經亂人綱而不得爲孝矣無已其爲鬪辛
乎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殆乎其可矣乃
繇辛之言而求辛之心以質天下後世之心夫必實有天
者存而信其君之不可讎乃以茹荼忍痛置其父之死而
不敢恤夫辛之心而能然與否也我不敢知雖然天下後
世固將有以窺之矣昭王返而論功三楚之義士逡巡而
不受以旌其志者申包胥也包胥且無求而辛獨有求則
天下後世之心踧踖蹢躅流涕於辛拜命之日而辛

獨安之然則辛之所安殆猶夫藉棘薦而履蒲淖亦奚以
靖哉使舉斯心而獻之於父父卽受之而辛何以將之也
辛於此殆與鬪懷而幾無別矣辛卽有以天事君之忱終
無以自解曰吾非以利祿故舍親而急君也懷卽有爲父
報讎之忱終無以自解曰吾非害則乘之而利則就之也
乃使子西者流操論以乘其後懷且安之懷忍詢蒙恥以
安則辛之安之也詎非忍詢蒙恥以安之也乎唯懷忍恥
而受辛猶與同汚而不覺也使懷激於子西之言而辭其
賞則辛將何以對懷而抑何以對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
乎質之子西弗白也質之包胥弗白也質之觀從亦弗能

白也辛一信其心而其所安者卽其所危然則履人倫之
尤變率意以行而非誠有其德則雖有善焉而非可據以
自靖者豈徒以靖其孤心哉

王孫繇于誥子西

定公五年

說者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是則有非常之人而非
常之功起矣伊尹而佐啟可以爲桐宮之放乎周公而得
與康叔聃季同尹王室可以興破斧之師乎是非常之人
固未可求非常之功而致之也文王以道而安於囚孔子
以命而遜於去不挾聖以行權聖人之所以至也有非常
之人而不立非常之功則不必非常之人而時在非常雖

欲守經而不得則非常之功固可起而又奚疑焉霍博陸
狄梁公于肅愍繇此其選矣非常者時也時則有常不常
而人則無常不常聖人者亦猶是恂恂之孺子莊莊之士
耳介乎時之所不可避義有尤重則情有尤摯捐軀命忘
宗族以趨其千金俄頃之幾而名之榮辱世之褒譏舉非
其所恤卽所謂非常之人矣事異時移功不蘄成而或操
清議以糾其後此流俗之論所爲齷齪而不足道也子西
脾洩之事夫豈王孫繇于之徒所可能哉不肖者重忘其
身而輕忘其名賢者輕忘其身而重忘其名至於忘名而
身之不繫其念久矣彼繇于者闇而受刃於背介然之忠

愛固不可訾其非忠愛也而以擬于西輿服保路之事則大小難易之不侔殆猶孤燭之炷絜九微之炬與俾子西而當雲中之難吾知其能爲繇于也何也其忘身以捍患者均也俾繇于而值脾洩之時則固不能爲子西也何也忠未自信於己固將胸縮而不敢居也子西者社稷之臣也繇于者君之臣也故宮毀君竄國人疑廟社無主社稷爲重君爲輕正此時矣夫議者徒以子西之非其人耳孤至之誠天棐之寸心之靖性安之伊周之聖積此心而充之也曲能有誠奚必溪澗之非水而孤岫之非山哉待堯舜而垂裳則趙武靈之服可毀矣待孔子而贊經則嬴秦

之書可焚矣人未至於聖而聖亦但盡乎人是豈奮俄頃之氣犯難忘死以誇之終身者所與知邪繇于盛氣以相詰而子西弗辯非子西之辭窮也心安志正固不屑與悻悻之夫爭也

駟歎殺鄧析

定公九年

道一本而萬殊萬殊者皆載夫一本者也故道亦非獨崇也法亦非獨卑也生亦非獨貴也殺亦非獨賤也法載道法亦崇矣殺載生殺亦貴矣夫奚以載之哉載之者人也人奚以載之哉載之者德也德之載之也非徒其議法之中函夫生天下之心也德之周流浹洽充乎道之所至而

蔑不勝乃以時制爲法殺天下而不必回護其生之之心
然後任天下之險阻恩怨而無疑且尤有較著者焉臨法
而議寬之則必其終身之行不待寬者也有待寬之行而
以寬天下則身爲小人之都而保匿之以爲淵藪不媿於
人而媿於法矣臨法而議嚴之則必其終身之行皆其所
不爲者也已所未免而倖其不觸以糾人而置之不赦則
且使施之己而已必憚乃以其所憚者而憚人不媿法而
媿人矣媿法者法之所不假也媿人者人之所不容也嗚
呼三代而下議法之士能以仰質君師俯臨人鬼而疚不
叢於心者鮮矣鄧析之所以終不保其要領也夫知析之

所以見殺則駟歎之殺之不爲濫矣駟歎之殺析爲不濫則歎用析之竹刑亦一析焉而又奚殺析乎析有必殺之實歎奉天人之疚惡而誅之左氏不審引甘棠之思而爲之惜將古今而更有一舞智導訟之召伯邪夫歎之罪在用析之竹刑而不在殺析舍其大疚而責其小忍則左氏之譏歎又一歎矣歎惟不用析之竹刑則殺析可也姑弗殺焉猶之可也歎用析之竹刑而殺析是一析也歎用析之竹刑而不殺析則是析爲訟魁而歎且爲析之魁惡烈於析矣或曰刑法者道之所賤也以小人之智任之而已足奚待君子夫取生人之膏血委諸倣詭貪猾之吏師乃

以高自標置於議道不議刑之名道有所不備而待匪人
矣禍仁義者非此言而誰歸

孔子相夾谷

定公十年

日之於火也雲之於煙也雷霆之於鐘鼓也春煦之於纊
之溫也秋清之於箠之涼也心喻其不可以倫而名言之
不得然而目化於光影耳化於震動體化於受以適矣並
其天而化之匪徒人也是故大德者必有得矣大威者必
有畏矣心之所不測目之所不宣非身承之孰與知其際
哉夫子相於夾谷之會卻萊兵折要盟拒野饗其文詞則
既載之傳矣是其文詞足以警齊侯而必服邪乃使或以

其文詞爲文詞而未能必齊之譬也意者其有將之者乎
則辭氣乎然卽有以夫子之辭氣爲辭氣者猶未能必齊
之譬也意者其威儀乎乃抑卽有以夫子之威儀爲威儀
者猶未能必齊之譬也至是而知聖人之涯量如天險之
不可升矣撰之爲文詞出之爲辭氣修之爲威儀有光有
色有聲有氣火得似日矣煙得似雲矣鐘鼓得似雷霆矣
纘得似春而筴得似秋矣光色聲氣之中函之充而發之
鴻者天下乃於是而窮施之光而赫然蒸之色而油然動
之聲而隆隆然吹之溫而融融然嘘之清而瑟瑟然乃卽
以文詞求之而天下必無有能如聖人之文詞也以辭氣

求之而天下必無有能如聖人之辭氣也以威儀求之而天下必無有能如聖人之威儀也甚哉聖人之神耀也雖然神不可知而學者亦何以知之乎曰惟誠明故不如火之倚於木雲唯誠舒故不如煙之蘊於火雷唯誠震故不如鐘鼓之待於杓春唯誠溫秋唯誠清故不如續之待襲筴之待搖而溫清無量大哉誠乎聖人之所以如神者足於此矣魂誠魄誠魄氣誠神誠神理誠理仁誠仁智誠智勇誠勇耳目明而餘者非暗也容色晬而餘者非黷也手足莊彊而餘者非冥以萎也氣令而血共性令而氣共命令而性共肌膚榮衛壹至仁大義之浹洽也故曰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外無天剛柔之外無地仁義之外無人聖人者人之盡者也卽是以思之而大德之得以天下大威之畏以天下名言之窮而心惡乎不可喻哉立夾谷之會於羹牆而觀察聖人之氣象許之曰善學可矣

董安于請死

定公十四年

可以成名未可以靖心可以靖心未可以居道居之於心而靖之於道者其至矣夫雖然亦難已有見於道而浮弋取之者見天下而當事或有不見也見萬世而一時或有不見也君臣父子之倫亦博矣一槩而取天下萬世廓落通共之常道冒之以爲規恢則富貴貧賤生死之交亦隘

闕而唯其所居成乎道之名而反求於心則若幕中之視
日而不如露處之見月也於是有心之士憤其拓落亡寶
而一以其心爲據固有舍富貴而如墜籜安死亡而若藉
裯者矣天下之公義不足爲其義也萬世之恆經不足爲
其經也乃天下之義萬世之經豈有與吾心之必靖者如
冰寒日暄之不相逮哉封其心以求靖而見道之違吾心
豈其道之違心乎亦心違道而已矣董安于之爲趙氏謀
欣然以其死而謝趙氏之責當晉湯始禍之日已決策於
必死而不待梁嬰父之譖也可以無死之日而必期於死
未嘗有可死之事而故爲死之之謀經歷歲月而弗改其

初心以成乎必死非特一旦之慷慨也繇晉陽釁起之初
迄智氏來討之日固將視天下之春非其春秋非其秋而
以白日爲長夜矣固將路人以視其妻于朽腐以視其形
骸舉天下之可樂可哀者莫能動其一念之低回矣夫安
于而奚以能然也一奠其心于趙氏之必存而據此以爲
靖也如春蠶之成功在績而幸鑊湯之速加也嗚呼心之
爲用出入於生死而不迷亦可謂天下之至勁者矣然而
獎亂者安于也成專晉之謀者安于也啟分晉之勢者安
于也人莫貴於生而安于以其生抵鵠人莫惡於黨姦以
怙亂而安于以姦亂而貿其肝腦墮天下之公義裂萬世

之大經所求非榮所賴非利而安于亦奚榮此而爲之哉
故靖於道者而後可以居心而不喪靖於心者乘乎心之
動而不能與道爲居游俠刺客之流夫豈無心而道去之
爲天下僂心無道焉故爾貴道而不貴心則於道非心貴
心而不貴道則於心無道君子之以撫心而求靖者亦道
而已矣用心而不恃心斯得矣而猶未也凝道於心而心
卽道則恃心可矣不必更慮乎道也然則其要奚存曰寬
以居之仁以守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富貴貧賤生死之
天則生於心而心一無妄君子之養其心者大有功也故
道不冒心不私名不幸成以貞天下萬世而不悖則靖心

也卽以靖道也奚慮夫心之封而道之闕哉

伍員諫釋越

哀公元年

進諫於君者有二患焉奉大義以陳詞而非君之知所及也因君之所能及者以牖之而非義之所在也故拂君而匡以義則柄鑿之方員相悟降義以就君則尋尺之枉直相質言之切而事不救貞士直臣之所爲引吭而悲也而伍員之於夫差也則幸不然矣驟而與世主言言利害也則易言道義也則難道義不足以動之而後以利害之說進弗獲已而屈貞士直臣之本志託於利以讎其義然且君子慮之恐其沈於利而義隱也若夫差抱樞李傷指之

慟立廷而呼飲泣而唯雖未能必其果有純孝之心而夫
椒之役則固含義憤而非以利興矣君親死於越人之刃
豈甲楯五千困保會稽之能償其巨痛哉宰嚭納賄而介
之成夫豈志盈而初心改矣然斯時也去立廷之呼飲泣
之唯無幾也初心乍移而故未忘也則君父大讎必報
之義豈一差知之所不及哉刻髓剖心而識之夢寢者雖
乍移之猶懸諸其眉睫而宰嚭之邪說方交戰於中而未
定也乘其云霓之際急提其初心而重獎以終礪之夫豈
遠乎夫差其固有人之心矣取之肺腑而獲之速也夫差
而遽盡喪其入之心乎卽以其含血飲憾之苦折其方張

之懦逸夫差抑無挾以拒我也而員不然舍其義較其利
舍其已知已能之義較其或然或不然之利君可直而我
引之以枉諫本易而自趨於難坐遺其大義之必伸而授
讒人以字小棄利之虛名太阿倒授而欲刺焉必不得已
蓋員者一功利之士耳不死其親而讎其君黨於賊以成
其弑則胸之所居念之所趨不知仁義之爲何物也素矣
惡能以其美而成君之美哉唯君子之於仁義也貯之如
江河之流則川澗之可受者隨注而盈故天下之善於是
而成焉言之所以有功道之所以速化也豈一日之辯介
然之忠所可與於斯

公子郢

哀公二年

動人於子孝臣忠之故言固有不得而盡者矣非吝於告也盈而無待者性之體也微感而通者性之幾也苟其爲未椽於性雖乍蔽而疑乎觸其一端而搖以全體矣析其大節而破其密理矣而如已椽而喪邪則將痛哭之而祇如談笑瀝血悉數之而祇如殘瀋幾何幸而不適以自危卽無自危而先已自辱夫君子奚而爲椽性之夫辱哉蒯賾之逐南子逐之非靈公之志也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悲哉其言之乎知郢有辭之心而申命之於南子之側郢曰君夫人在堂君命祇辱體靈公之心而以折南子者靈

公雖死家雖亂國雖傾固已戴郢之志意於泉壤矣靈公
薨夫人矯命以命郢郢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疑於啟南子
以立輒也雖然郢豈以啟南子之立輒而獎輒以立也哉
郢曰若有之郢必聞之固已明君衛者非靈公之命而不
得矣郢不得命而輒得命乎當時之論者猶曰不以父命
廢王父之命王父奚命哉悍妻逆臣之所矯而以誣王父
爾郢之稱輒曰亡人之子則輒猶是亡人之子有亡人之
子在而不更有亡人乎曰言之曰亡人之子亦有合於夫
子正名之旨矣甚矣郢之言簡而意深也有亡人之子輒
在則固舉國而聽之輒也聽之輒則迎蒯賁以歸革淫人

之矯命申先公之隱志者非輒事而孰事邪故郢初不曰
亡人之子輒宜立也引君臣父子之大倫宗社廢興之大
故舉而委之輒也郢所幸者輒而猶有人之心舉大權以
屬之而伸其志爾而孰虞輒之陷溺而不自振乎乃郢已
舉而委之輒而郢之事畢矣過此以往奮而合於道輒之
事也沈而陷於禽亦輒之事也伸靈公之抑於悍妻者而
祓除其心輒之事也白蒯賸見陷於戲陽速之誣而以告
無罪於先君者輒之事也歆於速立很於忘親盡於妖狐
之黨而誣王父以拒父者亦輒之事也咸輒之事而郢固
可聽之矣無能復爲之謀矣郢力白靈公之無改命而借

己之辭位以警輒之不宜立所謂析其大節而密理無難
破也正名之曰亡人之子子以亡人重而即以明亡人之
子爲羣論之所折衷警輒而使得行其志所謂觸其一端
而全體蔑不搖也與人父子之間如是焉止矣疑其不足
以感而盡言之焉言激而身危言瀆而身辱取溪禽澗鹿
而諄諄然詔之未有不爲天下笑者也而況其爲虺蜴之
與豺虎乎嗚呼性之已極則賢者不能爲之盡其理智者
不能爲之盡其謀直者不能爲之盡其忠陷於禽獸而莫
之救如之何其弗懼也

季康子命正當無死

哀公三年

妨性莫甚於從欲欲有欣有厭欣者好之淫也厭者惡之
淫也浮動淫流各赴其所之而不返故有欣於富貴者焉
卽有厭富貴而欣於貧賤者焉有欣於生者焉卽有厭生
而欣於死者焉是其氣之濃淡質之剛脆參差不齊而苟
浮動以欣而淫流以厭則淡者亦濃剛者亦脆若所稱王
倪齧缺子州支父之屬當有道之世而以貧賤爲欣雖堯
舜之君皋夔之友而厭之也如溽暑之宿肉非其固能澹
也無以處夫富貴則厭其所不堪而以繩樞蠶儲爲自藏
之樂也夫人苟無以處之而厭此以欣彼則豈徒富貴哉
脆於盡生之命而剛以趨死者亦取之俄頃之浮淫而已

足季孫有疾命正常以無死則匪季孫命之而正常必死矣非有命而必死則當時之寵臣勇於從死而名不足登於史冊者眾矣秦穆之以人徇也子車氏稱良焉而臨穴惴惴猶非子車氏之所欣也逮其流風之漸染遂有以死爲投贈之資欣然擲其肝腦於解衣推食之恩而莫之吝者此不謂天下之至剛者與而孰知其脆已甚乎何也所死者解衣推食之恩則情靡於溫飽而荏苒極矣且其爲君之寵臣而寵我者沒也則與灰俱寒與煙俱散勢謝權移雖生而無以處其生故逆計他日之凋零生其大厭而引決於一往是其弱不自植之情尤爲不足道矣嗚呼古

所謂豪傑之士者亦力爲其難耳爲其難則欲愈澹而志愈篤爲其難則氣愈剛而物愈無所待遇富貴而處富貴卽其遇貧賤而處貧賤者也進有以仕而退有以學也遇必死而處其死卽其遇可以無死而處其生者也茹荼而如飴乃以在亡而如存也與灰俱寒不滅其星星之火與煙俱散不蕩其醅醅之馨勢謝而義榮權移而道定胡生之可厭而荏苒無聊以取適於聲銷影滅之捐愁於終古哉若夫懷者德也慕者義也能以其德懷君父高深之德而審其義果爲天經人紀存亡之幾而後以身殉之也孰與勸之而又孰能沮之哉夫然而生從道也死從義也富

貴從治也貧賤從學也醉飽裘葛之恩望望然而去之久矣奚況死哉

吳徵百年

哀公七年

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爲道者也語相天之大業則必舉而歸之於聖人乃其弗能相天與則任天而已矣魚之泳游禽之翔集皆其任天者也人弗敢以聖自尸抑豈曰同禽魚之化哉天之所生而生天之所殺而殺則是可無君也天之所哲而哲天之所愚而愚則是可無師也天之所所有因而有之天之所無因而無之則是可無厚生利用之德也天之所治因而治之天之所亂因而

亂之則是可無秉禮守義之經也吳人徵百牢子服景伯
無以自免於非禮而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
疾於我景伯知棄天者之必棄於天將自以爲與聞乎天
道矣因而與之以速其亡此所謂天之所亂因而亂之者
與昔者叔向司馬侯嘗用此以驕楚矣楚驕以敗而晉亦
牘以弱則何利乎人之敗而徒自弱哉夫天與之目力必
竭而後明焉天與之耳力必竭而後聰焉天與之心思必
竭而後睿焉天與之正氣必竭而後彊以貞焉可竭者天
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猶將生之
天之所愚猶將哲之天之所無猶將有之天之所亂猶將

治之裁之於天下正之於己雖亂而不與俱流立之於己
施之於天下則凶人戢其暴詐人斂其姦頑人砭其愚卽
欲亂天下而天下猶不亂也功被於天下而陰施其裁成
之德於匪人則權之可乘勢之可爲雖竄之流之不避怨
也若其權不自我勢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國可亡而志
不可奪雖然天亦豈必以我爲匪人之餌飽彼而使之勿
脫於鉤哉故魯以不用百牢亡猶不亡也況乎其未必亡
也景伯以不用百牢亡魯猶存魯也況乎其未必亡魯也
以夷而擯吳乎則何如其無會與若謂吳而猶是周室之
懿親也天棄之任之而弗治猶弗忍也矧忍成其惡以極

使必亡哉任天而無能爲無以爲人助天而成其亂抑非以任天人道廢而窺天下之禍福以爲機阱故小人之視天也日見其險阻而不知其平康也夫叔向司馬侯之流無論也景伯者學於聖人之門者也而志趨之卑識力之弱亦且不免甚哉習氣之陷溺雖賢者而莫能振也故孔子思狂士唯其脫畧流俗之機智以崇其志言焉耳

公山不狃故道吳於險

哀公八年

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君子之上修也雖然有辨子之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復行者易事之辭也事變之無方甯必前局之未竟須竭力以反其故哉故

善悔者不悔其過而悔其所以過善改者不期反之以揜其過而改以後過之不再一過之愆而終身之警觸類旁通蔑不臧矣不善悔者知其過而不能自甯也不善改者已成乎不可救之勢而欲矯之以反也於是左入於葛藟右困於桎枷其冤錯繆大敗而小收之昔之過於彼者已過矣矯今之未過以揜昔之過而又過於此矣如河之東決方陷東邑而爲墟乃復障東流而決之西冀以殺東邑之橫流而西邑又陷前無能瘳而後又甚焉則公山不狃是已不狃怙私邑以亢魯其於魯也罪成乎不赦矣乃其所以陷於惡者事是君而弗能私以求逞其志也去而事

吳尋其奔竄之繇溯其陷惡之故能自省焉則惟忠以事
主之猶可救沈溺於末流也豫讓悔范中行之未報而併
其志於智伯魏徵悔元武之未死而篤其忱於貞觀若二
子者不悔其覆水之流而改之於更弦之調許之遷善焉
可矣乃不狃方事吳而志又移於魯則其所以事吳者猶
事魯也導吳於險惡足以償叛魯之愆哉已決於東而又
決於西無所往而不爲滔天之橫流然則不狃奚悔乎悔
者所以甚其不知悔也昔者得志於魯而不逞於魯今者
得志於吳而抑不逞於吳吾知令不狃之復得歸魯而所
以亂魯必又如其亂吳也今觀不狃之言說稱君子懷宗

國習於禮而思致於用亦既異於叔輒之怙惡而不悛矣
乃隱其宗國之惡焉正也辭而無與其事可也巧爲吳用
而陰爲魯庇心愈勞事愈謬天下雖大且將措手足而無
所容覆不若叔輒之直情而徑行矣則甚哉悔過者之不
知所悔有如此夫悔不忠者遷而忠非必前日之君也悔
不信者遷而信非必前日之友也改之一旦如雷之奮起
於地中昭蘇萬物而無所回護斯以爲善學顏子者與

冉有訪田賦於仲尼

哀公十一年

君子者正天下之疑者也疑於善與殆猶其未善與則進
而訪於君子得一言以折衷其從違而卽毅然以必爲而

必去若火之蘊崇於積茨之下發其鬱而焰已升也君之所樂以其正待天下之疑問唯此之爲無吝矣若夫知甘必見可於君子也勿待問也而猶問焉則是欲暴其是於君子而邀君子之贊譽也夫揆一得之詹詹而取必於君子以爲之譽君子固不爲其所邀矣矧夫知其必不見可於君子也勿庸問也而抑問焉是其欲屈君子以從己也不則欲引君子之辯而以利口窮之也夫君子固不爲之屈而亦惡屑爲無益之辯以滋匪人之利口哉斯二者皆自絕於君子而君子固弗荅焉季氏之欲用田賦此不問而知夫子之必不見可者也冉有不審貿貿然而亟爲之

訪三發而不置自恆情言之此魯之所繇以興替民之所
繇以死生聖人知不可爲者也則何愛一言而不以救垂
堂之墜乎卽勿聽也民死於季氏之政而生於夫子之言
亦詎不可以自盡與然而夫子必勿之答非聖人之僅不
欲爲小人辱也夫聖人亦如天而已矣天無絕物而物有
絕天物絕天而天又奚勞邪且使夫子而正告以不可也
季其悛乎季之弗能悛也非處心積慮之久而以取必者
乎弗能悛而必訪訪而不可則比匪之黨利口蠶起而與
夫子競其短長宏羊鹽鐵之論所爲敝文學之舌禿賢
良之管而益其蔓辭也夫小人之詞豈足以窮君子哉然

而操一相窮之心則苟可以逞而猶爲之一掉也大輅之
馳而柴車之競明燭之輝而螢燐之爭渺見寡聞者之何
知或且將一彼一此以左右袒於義利之交則言愈長而
是非愈紊故曰聖人猶天也天不能競虺蜴之毒爭虎狼
之暴而亦姑聽其自己則聖人亦奚肩與憚冒之小人咸
輔頰而趨於末哉身卽道故愛身以愛道言卽教故慎教
以慎言天下窮而君子泰泰以息其道教乃以揭日月垂
萬世而無敢以其辯說參焉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禺若
禺若不喪於己無然其喪於薦也服羣陰之方長而不失
大觀之在上至哉莫之能尙己

